

目錄

no.
267
成大NCKU Magazine

主編的話	02	陳恒安
校長的話	04	蘇慧貞
大事記	06	2020年5月～2020年7月校園大事記 編輯室
觀點	14	帶著鳳梨酥去見咖哩香腸—離開舒適圈的留學記事 孫聖昕
	22	The Hidden Sting:Racial Discriminat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Elsa Sichrovsky
	30	一薯各表 方彥宜
	34	別讓你的關心造成別人的困擾 阮氏青河
	36	族群文化敏感度，從真正「看見」開始 Umay Ispalakan
發現成大	40	讓路給風走—專訪建築學系林子平老師 胡安琪
	46	成大老樹盤點 方伊琳
	52	成大高齡照護數位學習課程 葉乃陽
讀冊專欄	56	閱讀這件事 林從一
	58	閱讀與思考 李忠憲
	60	書選 編輯部
榕園記事	64	聽見愛與知識協奏曲 郭馨蔚、劉姿佑
	70	讓小虎鯨重返大海！救護小虎鯨的56天 王浩文
	76	似成相識：影像敘事—從影像到展覽 吳奕芳

2020年夏季號

1971年9月《國立成功大學校刊》創刊

2008年4月改版更名《成大》

中華郵政臺南雜字第53號交寄

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人 | 蘇慧貞
召集人 | 王育民
副召集人 | 李旺龍、羅偉誠
總編輯 | 陳恒安
編輯委員 | 王健文、王筱雯、王逸琳、白明奇、陳一菁、
陳政宏、陳家煌、黃恩宇、黃尊禧、楊倍昌、
蔡群立、蕭世裕、簡聖芬（按姓名筆劃排列）

視覺顧問 | 顧盼
執行編輯 | 曹沛雯
特約編輯 | 谷文瑞
特約採訪編輯 | 江映青
封面題字 | 董陽孜
行政 | 教務處校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 國立成功大學

地址 | 臺南市大學路1號
電話 | 06-2757575-50202 轉 36
傳真 | 06-2766413
網頁 | <http://magazine.web2.ncku.edu.tw>
印刷 | 社團法人高雄市實慶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07-3877006
美術編輯 | 天晴文化事業 06-2933266（代表號）

Mihumisang

陳
恒
安

沒有希望，對話也將不存在

Paulo Freire, 《受壓迫者教育學》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Pink Floyd,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幾個月前，許多人都在問甄試應該要注意些什麼事情？放榜之後也快開學了，繼續詢問上大學該留意什麼的聲音似乎少了許多。進大學讀書看似容易，然而我們卻很少公開承認自己對於自由有所恐懼，以至於常把自由與維持現狀或遵守規定混為一談。

1940年代因在巴西推動農工識字運動而被軍事政權驅逐出境的弗雷勒，企圖透過教育來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弗雷勒強調基於愛、謙卑與信心的對話，來取代消滅思考的囤積式教育。迷戀於囤積知識，且不斷複製自身的學習環境，或者就是Pink Floyd所欲控訴的僵化教育體制。1979年英國迷幻搖滾天團Pink Floyd推出專輯The Wall，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或許便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這首經典了。「我們不需要這種教育」，強烈盼望的是師生們不會相繼成為牆上的另一塊模鑄磚塊。

成大267，恰逢新學年新學期。校刊以為讓新生接受大學多元文化震撼最是值得。因此，「觀點」選擇揭露習以為常卻視而不見的各種偏見與歧視成為新生獻禮。期待

成大人都能透過看見、聽見、比較、對話而對差異變得更為敏感與寬容。「觀點」中的〈帶著鳳梨酥去見咖哩香腸〉是臺灣學生柏林留學夢想幻滅後的再重構。〈The Hidden Sting〉與〈一薯各表〉則反向描繪外籍生在成大的親身經歷。只是不是都說臺灣最美麗的是人嗎？〈別讓你的關心造成別人困擾〉更是長時間的跨文化的體驗與觀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來難度不算高。更應警覺的或許是「己所欲，隨時想施於人」的盲目熱情。原住民視角的〈族群文化敏感度〉則呼籲「真正看見」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現實困境，並期待這片土地能營造出讓所有人一起mihumisang，一起好好呼吸的友善環境。

「發現成大」圍繞著環境議題。〈讓路給風走〉以空間設計回應亞熱帶的都市經驗。期待風早日離開電腦，早日走在真正的路上。〈成大老樹盤點〉則以時間向度記錄了成大的綠色歷史傳奇。只是難免引人好奇，不知道未來還有哪些老樹，分別在校園的哪裡？〈成大高齡照護數位學習課程〉呈現的是成大科技環境的建構。近日因防疫之故，數位課程成為熱門的學習資源。同樣讓人引頸企盼，未來成大還會推出哪些引人入勝的數位課程？

開學應景的「讀冊專欄」先有哲學家分享〈閱讀這件事〉，後有科學家談〈閱讀與思考〉，加上幾位朋友提供課外私房書單。讓我們看看成大人讀些什麼書？看看成大人擁有的世界有多寬廣！「榕園記事」〈聽見愛與知識協奏曲〉帶我們認識另一種多元：聲音。圖書館除了文字之外，這次也邀請不同聲音以不同表情與速度傳遞各種溫度與意義。〈讓小虎鯨重返大海〉以56天的付出與陪伴，共創一則生命奮進的故事。是府城成大的另一則海洋傳奇。〈似成相識〉心懷一百種生活方式，嘗試以影像敘事，展示獨特的大學生活軌跡。

學校登大人、系上迎新、課程介紹是成大；報章中的排名、企業最愛是成大；校刊中的生命故事，無論是付出、陪伴、分享，或者是微偏見、微歧視也都是成大。多元並不許諾和諧，為了避免多元變為單一，成為口號，不斷對話述說就得是大學的義務也是責任。各位新鮮人，歡迎來到成功大學！

歡迎2020年的夏日 成爲成功大學一份子的每一個你！

為了歡迎你的到來，校園裡處處可見你們的學長姐早已無懼酷熱，不分晝夜地展開各式各樣的活動籌備，排練成大新鮮人專屬的「登大人」嘉年華，為大家嶄新的逐夢旅程蓄積必要的勇氣。

為了豐富你的到來，許多老師投入規劃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大學部研究日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這天，大家可以自由參觀數百個不同的實驗室、研究中心，窺探前瞻與多樣的未來世界。在充滿無限可能的大學生涯裡，希望你培養出邏輯思考、好奇創新能力，並且樂於團隊合作，透過跨域整合串連所學知識，以公義為念，勇敢實踐夢想。

我衷心盼望，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時刻，開啟大學年代的你，更容易理解，固守單一技術及背景將不足以因應多變的未來；系統性思考的知能才可能解決關鍵問題、面對挑戰，終而領導改變。架構在九大學院基礎之上的第十學院「College X」，匯聚了跨領域人才與資源，將給你無邊無際的跨領域學習空間、支持你探索學習的新風貌。

天地寬闊，人生方始，我們一起同行！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

2020年5月～2020年7月校園大事記

圖文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5月
May

2020-05-05

疫情不忘益膚『成大傷口中心』與『創甦生技』攜手呵護防疫面具下的肌膚

成大傷口中心與創甦生技將合作研發製造的「高活性膠原蛋白強效保溼修護乳」贈予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與隔離病房醫護同仁，希望在防疫裝備下的皮膚，能受到高品質的貼心呵護。

2020-05-07

為愛朗讀 成大圖書館錄製視障有聲書

成功大學圖書館「為愛朗讀：錄製有聲書服務視障者」服務學習課程，5日上午舉行成果發表會，現場歡笑聲不斷。

柳宗昀榮獲美國藥理與實驗治療學會青年研究獎

柳宗昀是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生，在張南山教授的指導下，操作有關特定蛋白質對神經細胞的研究，今年1月份以實驗論文「A potential role of Zfra in mitig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ansition to Alzheimer's disease-like symptom in mice」獲得2020年美國藥理與實驗治療學會青年研究獎，並受邀至聖地牙哥演講。

2020-05-08

成大前校長黃煌輝列為臺南歷史名人

臺南市文化局依〈臺南市歷史名人作業要點〉，新添6位歷史名人，其中一位為成大前校長黃煌輝教授。

成大SATU 2020 JRS共研計畫435位教授參與，台馬印再創新高

面對新冠肺炎影響全球交流的當下，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 (Presidents' Forum of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Universities，簡稱SATU)秉持國際研究合作新理念，不受疫情衝擊，持續推動會員校間共同研究計畫。

2020-05-11

不因疫情降溫 成大惡地協作師生持續投入在地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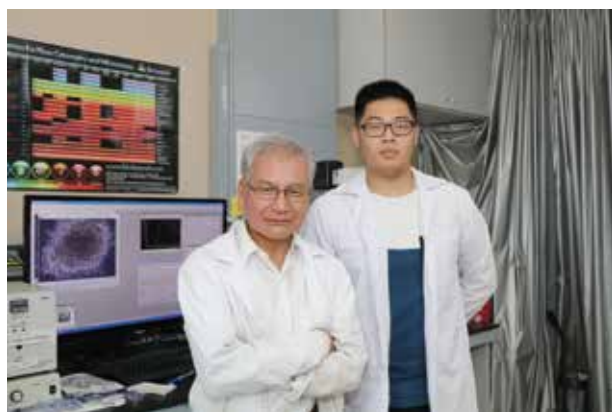
USR計畫「惡地協作：淺山地區之區域創生與跨域實踐」，在近期疫情趨緩的狀況下，於臺南左鎮及線上空間陸續登場。



疫情不忘益膚『成大傷口中心』與『創甦生技』攜手呵護防疫面具下的肌膚。



不因疫情降溫，成大惡地協作師生持續投入在地對話。



柳宗昀榮獲美國藥理與實驗治療學會青年研究獎。

2020-05-13 世界銀行國際視訊會議 蘇慧貞校長分享臺灣防疫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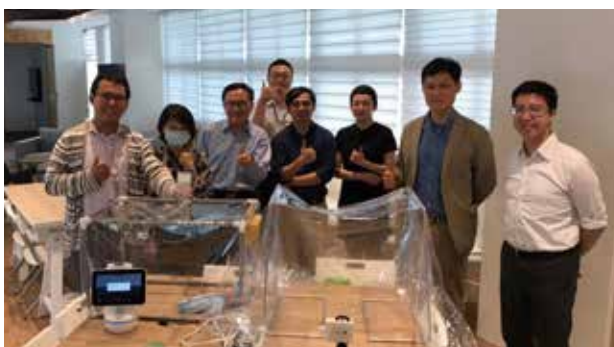
聯合國體系下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5月12日舉辦跨區域國際視訊會議，蘇慧貞校長受邀代表臺灣出席並以專題演講分享臺灣成功經驗。

2020-05-19 成大Maker Factory創客工廠製作「口罩減壓墊」 號召全臺創客一同挺醫護

口罩減壓墊對於需要長期配戴口罩的醫護人員來說是一件非常有用的物品。成大Maker Factory創客工廠以3D列印技術製作「口罩減壓墊」，現免費開放3D列印原始碼，提供各地創客工廠下載。



丫！就是那個「光」，2020年臺南全民科學週25日登場。



成大與新南向基地夥伴學校，打造防疫新樣貌。

2020-05-20 在台防疫的日子 來自千里之外的德國交換生

成大與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TU Darmstadt)今年2月接收該校5名交換生，使其學習不中斷。外國交換生在臺灣這片防疫淨土，遇到不少美麗驚喜，也見證全民配合防疫的成績。

2020-05-25 丫！就是那個「光」 2020年臺南全民科學週25日登場

丫！就是那個「光」。由成大科學教育中心主辦，科技部與臺南市教育局補助的科教活動-2020年臺南市全民科學週自109年5月25日至29日，分別在32所國中各校舉行。

2020-05-29 成大與新南向基地夥伴學校 打造防疫新樣貌

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5月28日舉辦線上防疫科技研討會「NCKU×UM×UMP×MU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novations for Fighting COVID-19」。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葉明龍主任表示，前瞻醫材中心長期致力醫療器材之開發與應用、國際研發夥伴鏈結、場域驗證。

後疫情時期 成大「同舟計畫」全方位助海內外學子

後疫情時期，成功大學針對因疫情未能延續海外學習的本國及外籍學生，推出入學、修課或進實驗室參與研究等不同專案的「同舟計畫」。

2020年5月～2020年7月校園大事記

6月
June

- 2020-06-03 成大旺宏館開工動土迎新頁 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開啟高教AI跨域新格局**
 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去年8月捐贈成大創校以來單次捐贈最大金額4.2億元興建「成功創新中心－旺宏館」，6月3日舉行動土典禮。
- 2020-06-11 成大達文西手術擬真體驗秒殺 師生驚嘆高端醫療器械**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工系特地與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業者Intuitive合作，將造價不菲的「達文西手術擬真體驗車」開入校園供師生體驗。
- 2020-06-15 火眼金睛 成大李政德研發AI偵測助國際海關防走私**
 成大數據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李政德與學生蔡育哲組成團隊，研發AI人工智慧演算法進行海關走私偵測。
- 2020-06-17 讓路給風走 林子平教授提都市退燒關鍵解方**
 「都市熱島效應」，讓都市像個悶燒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林子平建立都市退燒跨國／跨領域團隊，在臺北、新北、臺中、臺南、高雄5個城市都會區繪製出高解析度的都市氣候地圖，準確點出都市高溫熱點等重要資訊並提出關鍵退燒解方。
- 2020-06-18 擘劃永續發展善盡社會責任 成大與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攜手合作**
 成功大學與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署永續發展合作意向書，強化推動永續發展的力量。
- 2020-06-19 成大AI 運算技術應用研討會強勁研發能量**
 成大舉辦「AI運算技術與應用研討會」，現場邀集專業醫師與學界專家分享心臟影像、胸腔X光片、三維器官標記、生命線語料分析以及地震數據模擬等AI技術應用實務經驗，厚實科研實力展望精準未來。



成大旺宏館開工動土迎新頁，創設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開啟高教AI跨域新格局。



成大達文西手術擬真體驗秒殺，師生驚嘆高端醫療器械。



成大AI，運算技術應用研討會強勁研發能量。

2020-06-20 外籍生撥穗畢業茶會 離鄉求學辛苦結出甘美果實

成功大學6月19日首次為外籍畢業生舉辦全英語的畢業茶會，安排師長逐一為參與活動的畢業生撥穗。多年來離鄉背景求學，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剎那間全化為學業有成的激動與喜悅。

用VR科技說故事 成大「夏日臺灣祭2.0」期末成果展

成大心理系教授楊政達集結校內不同領域教師及南台科大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共同開設「夏日臺灣祭在日本－心理×科技×文化創新」課程，6月20日於光復校區歷史文物館舉辦「夏日臺灣祭2.0期末成果展」。

2020-06-22 6月21日日環食 成大探空氣球探得日食期間氣溫下降4度

2020年6月21日出現難得一見的天文奇景日環食，成大理學院科教中心與物理系、博物館、地球科學系合作，於成大博物館前廣場舉辦觀測日環食活動。

2020-06-24 成大USR推動太陽能生態養蝦 建立漁電共生新模式

成大USR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計畫的微藻水處理技術團隊，在臺灣糖業協會的支持下，於屏東「李長榮實業太陽能場域」進行草蝦培育試驗，期待未來有機會進一步推廣這項高值化技術，讓更多養殖戶受惠。

2020-06-29 「惡地不惡」透過大數據挖掘世界級惡地地景多種玩法

成大都市計畫研究所學生以西南惡地為研究基地，發表結合資料探勘技術與空間規劃的4個觀光遊憩方案。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 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成功大學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率團隊從材料工程觀點出發，以奈米陷阱概念設計出捕捉病毒的技術，即使只有1顆病毒也捉得到。



6月21日日環食，成大探空氣球探得日食期間氣溫下降4度。



成大材料系教授廖峻德病毒快篩，獲選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

2020年5月～2020年7月校園大事記

7月
July

2020-07-01 協助病患找回生活功能 成大打造智慧化居家復健訓練系統

成大醫院復健部與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共同開發「機械輔助肌腱固定式抓握訓練設備」，造福更多病患。

2020-07-09 「我們如何策劃『布列松在中國』」國際工作坊

遷移越境是臺灣歷史的常態，他鄉成了故鄉。面對大時代的裂痕，及仍未停歇的身心流離，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以「我們如何策劃『布列松在中國』」為主題，共同舉辦一場關於分裂時代影像紀錄的國際工作坊。

2020-07-16 深化高教護理全球影響力 成大護理系國際系友會誕生

COVID-19疫情來襲讓大家更加體認到專業知識共享互助的重要性，幾位校友與在校生，透過臉書跨國與成大師長討論，2020年成立成大護理國際系友會（AINNA）。

第三屆龍騰微笑智聯網創業競賽 成大團隊奪最大獎

高齡化時代來臨，老人醫療、長期照護需求增加，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與成大醫院復健科共同組隊，研發「智慧健促服務系統」，獲得第三屆「龍騰微笑智聯網創業競賽」銀獎。

2020-07-17 成大華語中心做足準備 暑期美國國務院關鍵語言獎學金網課生動有效率

成大文學院華語中心是臺灣唯一承辦CLS華語課程的單位，在美國國務院支持下開設「2020年CLS虛擬夏日臺南學院課程」（2020 CLS Virtual Tainan Institute），改採網路授課。

2020-07-21 成大老年所與臺灣歷史博物館、新樓醫院簽署M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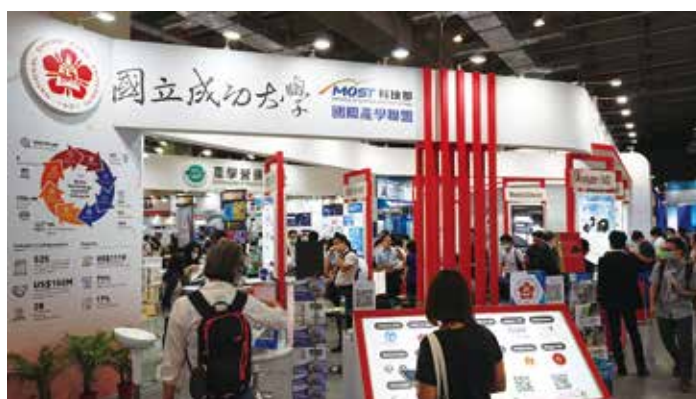
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與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史博）、新樓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透過三方在學術研究、治療照護與博物館資源友善利用的實務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快樂處方箋」。



協助病患找回生活功能，成大打造智慧化居家復健訓練系統。



第三屆龍騰微笑智聯網創業競賽，成大團隊奪最大獎。



2020亞洲生技大展，成大展現生醫技術成果與能量。

2020-07-24

2020亞洲生技大展 成大展現生醫技術成果與能量

成功大學國際產學聯盟、成大技轉育成中心等偕同10餘個成大優秀跨領域生醫團隊參展，向國際展示在新冠肺炎預防、體外診斷設備、遠距醫療、新藥開發等領域的技術與研發成果。

2020-07-27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長訪成大 開啟成大與國科防科技領域交流大門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長荆元宇將軍率院內相關系所主管參訪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近海水文中心等單位，並就海洋科技領域進行座談。

2020-07-28

「阿中部長」現身成大 防疫甘苦談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來到成功大學醫學中心，娓娓道出臺灣有條不紊的抗疫過程。



帶著鳳梨酥去見咖哩香腸¹ ——離開舒適圈的留學記事

孫聖昕

單打獨鬥的冒險

Wie Bitte? 是我在所有德語中 fastest 學會的兩個單字（同義於Excuse me）。雖然已經先在大學語言中心上過一些初級德語，但當我遇上真正的柏林腔德語或是一般正常的語速時，仍舊像是在看一部沒有字幕的電影，而我或許就是電影裡面的主角楚門²。一方面來說，我每天都能收集到陌生人好奇或是疑問的眼神，讓我

隨時都能意識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另一方面，柏林其實又不是那麼「德國」。就像1963年甘乃迪總統在柏林圍牆前說出一句：「我是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³，這座城市在二戰後吸納了許多移民人口，如此地歡迎從世界各地而來的築夢者。作為德國文化中的「他者」（Others），如何融入這座性感之都⁴，就像是一場有趣的實驗。

1 咖哩香腸為柏林著名食物

2 電影：楚門的世界

3 甘迺迪

4 柏林市長：Berlin is poor, but sexy! — Klaus Wowereit, Former Berlin mayor, 2004

2016後半年，我離開自己長久以來所習慣的舒適感，這同時意味著要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圈，讓自己無論在生理或是心靈上都能找到一個安置自己的支點。為此，我作了很多準備與嘗試。

提升語言能力，自然是留學德國要面對的第一項挑戰。雖然在語言學校已經學了一大把的單字、文法與句型，實際使用第二外語，仍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在某次偶然的機會，朋友介紹我「沉浸式習得」的概念，鼓勵我們要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學習語言，這讓我明白「創造環境」的重要性。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App軟體，如Tandem、Preply等，提供一對一的線上家教或語言交換的機會，讓我能認識世界各地的朋友。除了與德文母語者練習口說，還能找到一些同樣在學習第二外語的學伴，在語言學習的道路上相互支持。

那麼，工具都磨利了，東風到底在哪裡？已經找到可以對話的人了，我到底要講什麼？

「每一年我都可以知道我的亞洲學生最近在流行吃些什麼。」我在語言學校的老師，曾經說道。

「飲食」，真的可以稱為是所有話題的首要選擇。其實聊吃，是一種與陌生人拉近距離的方式，同時它也可以做為一項媒介，用以探究不同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活哲理。「為什麼鳳梨酥可以代表臺灣？」、「為什麼你們要因為粽子爭吵？」，有時候我會遇到這些問題，讓我開始重新思考臺灣文化中的事物。更具體地說，我必須要內建一套隨時能介紹給朋友、滿足好奇心的答案集。撇除語言的因素，我原本以為講述關於臺灣的一切，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則不然。在異地談論臺灣，就好比向他人介紹一位與自己共同生活很久的友人一樣，看似很親近，但卻因為沒有從多種的角度觀察，而變得有些疏離。「我要怎麼介紹臺灣？」這個問題透過食物的話題、節慶相關的話題還有各式政治政策與社會經濟的討論，頻頻向我拋出一個個大問號。每每語塞之時，總會讓我想要更了解我所生長的家鄉，到底在這個地球村中，到底長成什麼樣子。我想，這就好比一項留學生在留學期間一定會接觸到的專題研究。



當柏林人很簡單！（開個德國儲蓄銀行的戶頭就可以）。



柏林影展的標誌－柏林熊（攝於2018）。

一群人的實驗－柏林臺灣電影節

幸好，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他們邀請下，我在2018年加入了Impression X Taiwan柏林臺灣電影節的志工團隊，致力於用臺灣電影作為媒介，向柏林展現臺灣的作品。當時，柏林因接收敘利亞內戰的難民潮而產生的排外情緒已經漸趨和緩，我們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嘗試籌辦第一次影展。不意外地，這個遙遠的亞洲小島只引起一些德國朋友的注意，並未引發太多的討論與關注。儘管如此，影展已經成為一種向他人介紹「我是誰？」以及「我來自哪裡」最直觀的一種方式。

「對話(conversation)」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臺灣海島民族的開闊性格、殖民的歷史背景、多樣族群的組成，讓我們接納不同的文化、不同群體、傾聽不同的觀點，在無止境的對話中，不斷包容、吸收、蛻變並孕育為臺灣底蘊。

這是在籌備2019年影展時，所放在flyingV群眾募資的文案上的一段話。我認為這段話讓柏林與臺灣找到了一個連結點。柏林之所以為柏林，就是因為它允許這些對話與碰撞的存在，每兩三天就有一個小抗議、每一兩週就會有個需要出動警力維持治安與



跨文化活動中心Interkulturelles Haus in Schöneberg。

封路的小遊行；而臺灣之所以為臺灣，則是因為它藉由近幾年看似不平靜的碰撞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死刑存廢、多元成家等不同的議題，逐漸共構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藉由籌備影展的機會，臺灣於我的印象再也不僅僅只是躺在地圖上的一顆番薯，而是越來越有立體感、擁有鮮活形象的亞洲之心⁵。同時，當我面對「我從哪裡來？」的命題時，越能駕輕就熟。

Famos Connect Program 與文化交流工作坊

回顧2018年冬季學期，我再次擁有了學生的身分。除了因為影展而認識的臺灣好友外，我從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的Famos Connect Program中得到了來自德國在地人的支持與協助。這一項由國際事務處提供的特別針對外籍生的共學計畫，類似於成功大學所提供的Buddy-Buddy

Program，每位外籍生會得到至少一位同系所或是同學院的學長姊的修課建議或是他們所分享的學習經驗，讓我們做好學習的準備，面對各種新學期挑戰，免於成為一隻隻無頭蒼蠅，獨自面對不熟悉的選課系統、作業形式，或是在迷宮般的主建築中找不到教室。另外，計畫也會定期安排一些走訪柏林、認識柏林歷史的活動，讓我們在課餘時間也能更深入地探索城市，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地方。這些實用的建議與協助，豐富了我留學的第一個學期，著實撫平了不少內心的不安。

在這一處所有外籍學生都能相互交流的地方，文化衝突與歧視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在德國這個民主國家中，仍然有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和新納粹主義（Neonazismus）存在，這些極端右翼的思維，可能

5 觀光局The Heart of Asia



郵筒及牆面隨處可見的塗鴉。

含有民粹主義、主張排外並反對移民與伊斯蘭，不僅歐洲人會開始擔心，這些思潮可能會對他們好不容易在1991年重新統合起來的國家，與其所堅持的民主與自由的價值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重演二戰前所犯的錯誤——民選出希特勒作為德國總理。

雖然說，比起德國部分右派保守勢力較多的城市，柏林並非那麼排外，但相關的事件或是意外仍然會發生，所以學校特別在給外籍生的新生訓練系列活動(Check-In Woche)中，舉辦了一個與歧視有關的主題工作坊。也許是因為我當時對「歧視」的敏感度不算很高，我並未覺得自己待在歐洲的這幾年有遭受到什麼不當的對待，有時甚至會遇到一些年長者逕直地朝我走來，請我幫他指路。一般亞洲留學生最常遇到的狀況，不外乎就是被人直接以「亞洲人」或是「華人」的框架套住，有時對著你大喊「Go back to China!」、「ni hao」或是

「konichiwa」也有時會問你到底吃不吃狗肉。和我相比，一些穿戴面紗Hijab的伊斯蘭同學，或是擁有黑髮的非歐盟同學並沒有那麼幸運，有時甚至會演變成嚴重的肢體衝突。

面對歧視問題，我們提出了我們的解決方案：喝止、溝通與教育是三個最有效的管道。此外，如何辨識出生活中的歧視問題，練習尋求幫助，則是我們課後要做的實踐作業。這次工作坊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但我從這裡學習到的概念與工具，卻為我打下日後化理念為行動的良好基礎。居住在圍牆倒下後的柏林，歧視已然在我的生活中佔據了核心的位置，成為一項我時常關注的議題。

歧視與偏見

自2020年3月中旬，德國總理梅克爾發表了針對Covid-19的全國性演說，呼籲全國應該要團結



2017 年勞工音樂節（反對資本主義）。

（Solidarität），共同抵抗新型的疾病。此前，許多亞洲留學生可能早已因為在路上配戴口罩⁶而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或是被嘲諷。臺灣在德相關組織，也分別創設了鄰里互助組織，行動標語或是相關產品。更甚之，有些德國人也會作勢要咳嗽，只為了觀察亞洲人的反應。尤其，「Ching Chang Chong!」，這三個由模仿中文發音而來，用以貶低亞洲人得的音節，更是在這半年內漫天飛舞。

「老實說，這些經驗會讓我對德國人還有民主體制很失望。」一位曾經在S-Bahn⁷上與德國人大吵的友人，這麼跟我說道。

的確，歧視與偏見是群體共構出來的一套分類標準，除了種族、膚色以外，性別、語言也是分類的面向之一。儘管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理解這些「歧視」言行背後的邏輯，但當下面對這些惡意又充滿

7 德國大眾運輸工具的一種 Strassen Bahn

6 在德國，只有重病、帶有傳染病或是虛弱的人，才會配戴口罩

地獄梗的嘻笑嘲弄，有時仍然會讓人氣得發抖。席捲而來的無力感，更是會拖住我們的腳步，使我們感到猶豫，難以找到合適的自處方式。

前些日子，雖然步調緩慢，德國政府大約在六月底已經逐漸宣布解封，整座城市已然迎接2016年以來最舒服的夏日。同時，德國政府也正式地規定民眾要在進入較為密閉的空間前，如：捷運、超市、餐廳等，佩戴口罩。並且，人與人之間也應該保持兩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現在，我有時仍會從一些小朋友的口中聽到China、Asia或是那鏗鏘有力的三個音節⁸，但當我注意到時，他們早就已經嘻嘻笑地跑開了。

每次遇到歧視時，我總會連結到我人生中每一個「重新啟動」時刻：第一次步入大學校園的門口、走進自己的宿舍，還有剛踏出柏林Tegel機場，正式啟動我的留歐生活的時候。那時，我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與期盼進入新的環境，也帶著一些莫名的擔憂，留著讓自己隨時能在情況最壞的時候，選擇逃離。但我的心境卻也因為在歐洲渡過了這次嚴重的全球疫情危機，而有些改變。

病毒有可能造成了恐慌感，或是增加了各個群體之間相互防備的頻率，但同時也迫使人們維持一個緊密相連的網絡。有些人可能透過激烈的舉牌抗議，也有些人用網路平台和平地提出訴求，在如此喧擾的2020年，我從一個不喜歡接觸陌生環境的外國人，變成一位暫居柏林的移居者，我有時看著柏林



德國Clash酒吧，反對歧視及法西斯主義的標語。



牆面塗鴉——婦女解放。

⁸ Ching, Chang, Chong!

人很難笑的笑話捧腹大笑，也有時能在遇到別人的言語騷擾時，能用德語奉還致命的一擊。

有位友人曾經與我一同討論「出走」的意義。她說道：「有些人在出走前就已經認識了自己、了解自己的侷限，同時有自己的理想，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但也有一些人，是走出了以後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子。」我想，這段話對於任何離家求學或是進入新領域的人來說，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提醒。從臺灣出走後，才發現作為一個外國人，要在異地生活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到孤單的事。



combuy疫情措施。



Dm疫情措施。



柏林電視塔一景。

結語

留學對我而言，是一段讓想像破滅後，又再次重構的過程。其實，離開自己的城市到它方求學（如臺北到臺南、高雄到臺北）又何嘗不是如此，感到自己像是個異類呢？近年來，到臺南定居的外國人或是在成大就讀的外籍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否也會有類似的感受？如果你就是其中一員，你又會怎麼做呢？

The Hidden S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Elsa Sichrovsky

Students pursuing a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at is it like to live in Taiwan as a foreign student? Taiwan is a democratic society that ha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rossroads of people, languages, and material culture—5000 to 300 years ago when much of the Pacific island region was populat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from Formosa; the 17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I, as a colonial land of the Netherlands, China, and then Japan; and in the postwar period as a postcolonial country with a troubled nation-state status but strong economy and strategic geopolitical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hat challenges do foreign students face regarding cultural and ethnic 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Taiwan?

First of all, let's get a better sense of who lives in Taiwan. Out of Taiwan's population of over 23 million, 95% are ethnic Han Chinese, mostly Hoklo (70%), Hakka and other groups who originally 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In addition, close to half a million Taiwanese are members of one of the 16 officially recognized Malayo-Polynesian indigenous groups, and over 700,000 are foreign workers (61% working in manufacturing, from Vietnam 44%, Philippines

29%, or Indonesia 15%; over 36% in health-related services, from Indonesia 77%, Philippines 12%, or Vietnam 11%) (Taiwan Ministry of Labor, July 2020). Moreover, around half a million foreign residents are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Macau) or Southeast Asian women who are naturalized citizens married to a Taiwan-born man, leading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to roughly 1 in 10 children having a foreign-born mother. Furthermore, Taiwan has become a popular tourist site for foreigners; for instance, 7.5 million foreign visitors came to Taiwan in 2018 (2.7 million mainland Chinese, 2.6 million Southeast Asians, 2.2 million Japanese, 1.8 million Hong Kong and Macau people, and 1.2 million Koreans) (Taiwan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2018). Finally, although the COVID-19 virus has brought the number down, the popul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127,000 in 2018), now making up roughly 10%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largely from China, Malaysia, Vietnam and Indonesia but also Japan, Korea, Thailan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Africa (Taiwan News, Feb. 3, 2019).

Even though Taiwan is clearly a country with a complex history of global relations and a diversity of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interacting with foreigners is not an integral part of daily life for most Taiwan-born people. For people from abroad and Taiwan locals alike,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foreign' cultures is often lacking, relying on rumors and surface impressions unless and until firsthand experience is gained. Fear often mingles with fascination, and a simple lack of familiarity backed up by persistent historical prejudices circulating in popular culture can lead to thoughtless and inhumane behavior.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is their first extended experience away from home. It's a vulnerable period of life when social support is vital and even small acts of kindness, or their opposite, can have big consequences. It's common to hear that Taiwan is a great place to live, with wonderful foods and warmhearted people. Most of us want to believe that things generally go well as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builds between

locals and foreign visitors, residents, and new citizens. Yet, even a casual look at newspaper coverage of foreigners in Taiwan will reveal that local reception can differ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person is a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in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e, service industry, or a student on an exchange program or to obtain a degree, or here long-term through marriage. Moreover, having lighter or darker skin and being from a richer or poorer country no doubt can influence people's views. Does one's outward appearance or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one's country vis-à-vis Taiwan shape locals' views or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s?

Being a biracial person who is frequently seen by Taiwanese as a foreigner despite being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I can empathize with the stresses and struggles of living as a highly visible, exotic other.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NCKU, I shared in some of the disheartening experiences of my fellow foreign students, and thus have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cultural and racial issues that affect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in Taiwan. I recently interviewed 1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men and men from 9 countrie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Taiwan, with a focus on the issu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y all currently study, or have studied, at Taiwanese universities at either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level, or both.

In describing the initial reaction from the local population, several students said they have been stared at, pointed at, photographed or even nonchalantly filmed "like zoo animals" by strangers. For example, a Central American student and her friend went bowling. To their shock, the woman in the alley next to them took out her phone and began filming them, making them feel like a freak tourist attraction. A Caribbean student also reported being filmed by a group of bystanders upon arriving at a new place of employment. The group began inching closer to him and would not stop filming even after he made eye contact with them. In both instances, the strangers

stopped after the students took out their cellphones and began filming as well. Some students have endured even more invasive behavior. Another Caribbean student told of how a man once grabbed and rubbed his arm vigorously, trying to “rub off” the pigmentation of his skin color. The man was shocked that the color of his skin did not rub off. He asked the Caribbean student if rubbing his arm would make him sick. Commenting on the incident, the Caribbean student said he felt upset about the obnoxious behavior, but later thought that the man reacted this way because he had never seen a person of color before. Nevertheless, these people assumed that a casual familiarity was acceptable, not realizing how dehumanizing or objectifying their behavior might appear to the people they’d treated as exotic others.

Furthermore, discriminatory reactions are not limited to strangers. On campu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found themselves targets of resentment for being, or because they were assumed to be, recipients of government-funded scholarships. While professors at a university that admi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ight be expected to welcome foreigners who have left their native countries to study in Taiwan, several students mentioned being given poor grades or being failed, without explanation and despite having performed well given that the study material was taught in a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I was told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commonly seen as seeking easy credits and not putting forth the effort their subject deserves. A student from West Africa wa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Spanish, and thus enrolled in a Spanish class. On walking into the classroom, the professor pointed at

him and said in English, “I won’t speak English to you or to any other foreign student here. The only two languages we speak in this classroom are Spanish and Chinese. So, you should just drop the class.” The student responded by saying that he had learned a little Chinese and would do his best to study the material. Despite the unwelcoming treatment, he passed the course. However, the professor’s attitude discouraged him from pursuing further studies in Spanish. As these experiences suggest, professors’ expec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end to be low: three students mentioned that professors expected them to perform at a level below that of Taiwanese students and were shocked when they were able to perform at the same level or above. A Central American student described how a professor was fond of saying that Latin American students “only come to Taiwan to drink alcohol, sleep with girls, and do drugs.” Upon hearing that the student was from El Salvador, the professor went on to say that he had had Salvadoran students before and they, too, were poor students. The student was given a poor grade and the professor refused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is attitude on campus wasn’t limited to professors; rather, I was told that Taiwanese students, too, commonly have low expec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student from West Africa spoke of how he was able to solve a complex problem thanks to his background in math and physics, when none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s were able to solve it. A Taiwanese student remarked, “How can he solve the problem when we can’t?” This student’s astonishment left the strong impression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ssumed to be of lesser intelligence and, therefore, can't possibly outsmart the local students. The student from West Africa said he felt upset by the classmate's reaction, but it was his first year in Taiwan and he tried to be accepting. He subsequently found that discriminatory remarks are so commonplace in Taiwan that it's a constant struggle to "get used to it" and not react to them. On see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was upset, the classmate apologized and said he "hadn't meant it that way," an expression that came up frequently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ounts of confronting locals for their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Needless to say, it's frustrating and distressing to have to choose between "getting used to it" or saying something that could lead to another level of vexation, or even trauma, as the victim of discrimination gets blamed for upsetting the perpetrator.

While one might think that acquiring a working knowledge of Chinese would change Taiwanese people's percep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for one Caribbean student the bittersweet result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has meant that he hears locals talking to each other about the "heiren" (黑人) walking past. The locals assume that he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were openly discussing his skin color. One Central American student mentioned that,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he has overheard students bemoaning in Chinese that he was a member of their group project: "You have that guy in your group? Tough." Several of my interviewees also overheard other students echo the aforementioned sentiment that because they may hav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come to take advantage of Taiwan: "Foreigners come here and we give them everything without them having to make any effort." Here again, the assumption of "lower intelligence" or "comes from a poor educational setting" seems to be at play. Taiwanese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in general, should not assume that people who are stereotypically "foreign"-appearing do not have the linguistic ability to understand comments referring to them. For that matter, why even assume that someone is not Taiwanese just

based on physical appearance?

For thos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hearing discriminatory remarks directed at them is an everyday reality. For instance, a Vietnamese student was told by several taxi drivers that she was "too big" to be a Vietnamese and that she should go on a diet, since Vietnamese are stereotypically perceived as having a petite build. When a Malaysian student went to a clinic to receive a vaccine, she attempted to ask the doctor a question. The doctor stopped her and said in Chinese, "Here, it's not like your country. Taiwanese doctors are very busy. I have many patients after you waiting for me." The doctor had considered her simple request to ask a question as a sign that she lacked the intelligence, or was too uncultured and rude, to realize that he had other patients waiting for him. He took an attitude of domination toward her apparently simply because she was from a country considered politically weaker and les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gender could have been another factor). Not only did he insult her intellect, he also denied her the

right to seek advice to ensure that she received the correct medical treatment. At an Indonesian cultural event, a Taiwanese student mistook a Malaysian student as a Taiwanese and remarked in Chinese, “No wonder these Indonesians want to come study in Taiwan. They’re so stupid that they serve chilies without even cooking them first.” Shocked and upset, the Malaysian student walked away without responding. Although the cultural festival was meant to provide exposure to foreign cultures, the Taiwanese student’s comment revealed that he or she had judged an unfamiliar cuisine as a sign of lacking intelligence, and then went on to arrogantly despise the intellect of an entire country’s people. The Malaysian student charitably remarked that such comments were probably made due to a lack of exposure to and education about foreign cultures.

Verbal insults and disrespectful microaggressions are unpleasant enough for anyone to be subjected to, but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ported facing discrimination that interfered with basic aspects of life. In particular, simple banking such as opening an account or applying for a debit card became a complex and lengthy process that sometimes even involved having to completely rearrange one’s schedule for the day. A Central American student recounted how she attempted to open a bank account for a foreign friend. The bank told her that she needed to go to the branch of the local bank nearer to her friend’s university. When she went to that bank, she was told that she could not open a bank account there because the bank did not have a contract with the university. She was again redirected to another bank, but she had

already been denied service from that bank because her friend was a foreigner. She realized that the banks were trying to mask their reluctance to open accounts for foreigners. Several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ntioned similar experiences of being refused service by banks. When applying to open a bank account, a Caribbean student was told to bring a pay slip from his place of employment. Despite having brought the required pay slip, he was once again denied service. This time, he was simply told that the bank did not open accounts for foreigners. A student from West Africa said that when making overseas monetary transfers, he was interrogated as to what the recipient intended to do with the funds, as if he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criminal. The students had to visit several banks before they could find one that was willing to open account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fact, foreigners are legally permitted to open a bank account and apply for a credit card as long as they provide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Contact Taiwan, July 30, 2020).

When searching for rooms to ren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so found themselves repeatedly declined by landlords on the basis of their nationality. When a Central American student and her roommate were looking for a room to rent, she found that landlords were often friendly enough during the initial phone conversation but would eventually ask where she was from. As soon as she revealed that she was a foreigner, the landlord would immediately say that the room was not available. Thinking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she decided to have a classmate make the call and say that she was from Macau. However, the landlord asked where her roommate was from. Once the landlord

heard that her roommate was from Central America, he immediately said that the room was not for two people despite having agreed earlier in the conversation to allowing two people to live in the room. A Caribbean student was also met with rejection: during a phone call inquiring about a room available for rent, the landlord asked him if he was a foreigner. On hearing “Yes,” the landlord hemmed and hawed, saying he would have to “think about it” but ultimately never contacted the student. Once again,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but because of being a locally undesirable national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forced to expend copious amounts of time and energy contacting numerous landlords before finding one who would permit them to r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llowed by law to have part-time jobs, and now can even work full-time during academic vacation periods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October 9, 2018). Therefore,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ek part-time employment, which gives

them enough money to enjoy Taiwan through travel, eating at restaurants, and so forth. Once again, a seemingly commonplace part of student life became a disheartening experience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und themselves limited in their employment options by racial perceptions—that is, because they were considered undesirable. A Caribbean student,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English, had some initially promising email responses from employers when applying for a job as an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or at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s. However, after seeing a personal photo or meeting in person, the potential employer rarely would not contact him again. While fello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erceived as “white” could walk into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s and secure a job, students who were people of color had to rely on referrals to secure a job. Even if they wer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f their appearance was not sufficiently Caucasian, their accent and linguistic ability w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f there were two candidates for the

job, one visually “white” and the other visually a person of color, the visually “white” candidate would be hired, although in many instances the visually “white” candidate was not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Although th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people of color were eventually able to secure employment as language teachers, they were frequently told that their students’ parents actually preferred an outwardly “white” teacher, due to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best represented by Americans (with light-skinned people from the UK,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 second choice at most schools, although they might be encouraged to tone-down or Americanize their accents). They found that venturing into Taiwan’s cram school industry meant entering a world where visual “whiteness” is more persuasive to potential clients than actual linguistic ability, and thus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s cater to a deeply rooted belief that linguistic authenticity, and, more broadly, the potential to earn social capital,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ascribed cultural capital of “whiteness.” Thus, a teacher’s wage and promotion potential is likely to be dictated by such racial perceptions, whereby biased views of English-language accent become more biased the darker one’s skin is and language school operators excuse their racist actions by claiming they’re merely meeting—albeit racist—consumer demand.

Due to Taiwan’s growing popul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or resemble Southeast Asians have found themselves the target of particular stereotypes, which include being “uneducated” and “undocumented.” For instance, a student from West Africa went for an internship. He complete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class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but, when he began working on-site, a manager walked up to him and told him,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e here. You did not tak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class.” The student explained that he had taken the class, but the manager replied, “Just because you took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class, you still don’t have the right to be here.” When asked why, the manager said, “You are probably illegally in Taiwan.” The student was confused becaus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have an ARC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to even apply for the internship. He relayed the conversation to his overseer, who then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nager in question. Later, the manager apologized to the student and said he “hadn’t meant it that way.” The student said that he knew of other ca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ing confronted and suspected of having illegal status. In spite of having an ARC and having completed the occupational security class before the internship, being a person of color led to him

being singled out as a potentially illegal and possibly dangerous immigrant. The incident caused him to wonder, “Does it work to stay here in Taiwan? People see you as illegal no matter wha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been striving to attract foreign talent and has changed its immigration policy to remove some of the previous barriers to residency and employment,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aiwan’s decreasing birth rate and growing older population. However, without further educa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well other people from abroad will continue to be ill-treated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on a daily basis. Foreign people might experience an initial friendliness, motivated by curiosity, but even that might be spoiled by seemingly innocent yet pernicious assumptions an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such as expressions of inordinate surprise when a “foreign-looking” foreigner shows the ability to speak even a few words of Chinese. First appearances, for better or worse, too often give way to expressions of ungrounded disdain for cultures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among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other foreigners are left feeling like unwelcome aliens struggling to attain the basic comforts of life like housing and banking. When their efforts to learn Chinese, participate in student life, and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are ignored or disrespected, or their presence met with suspicion and rejection, or merely condescending amusement or shock, they may question whether to remain in Taiwan after graduation, maintain ties and return in the future, or recommend the country to others.

When discussing their experiences,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spoke with concluded that the discriminatory actions they have endured are not motivated by genuine negativity towards their nationality or skin color, but rather were the result of language barriers and a lack of contact with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They believe that if Taiwanese had more interaction with diverse cultures, they would avoid making cutting remarks and false assumptions. The longer they have lived in Taiwan, the less easily anger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aid they have been by the discrimination, as they've grown accustomed to it. They strive at least to maintain their dignity as foreigners in a potentially hostile environment. One Vietnamese student deals with it in this way: "...gotta earn people's respect, by walking away from those who don't give it to you."

It's a harrowing prospect, but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could it be that many people assume that racial or ethnic difference equals unbridgeable biological or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is regard, foreigners who come to Taiwan surely also hold some prejudices against unfamiliar racial or ethnic qualities. Something culturally unfamiliar may be encountered and appreciated or rejected, as is the case in any relatively free society, but if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at encounter is filled with harmful assumptions about essential human differences, we shall forever remain insider versus outsider. That is to say, prejudice can go both ways, and when it exists and turns into social acts of discrimination, mutual rejection rather than appreciation becomes the more likely outcome. We all need to reflect deeply on this prospect of essentialism's destructive ways, so

that both foreigners and Taiwanese can move forward in mutual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ou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mmon humanity, while resisting racial and national biases that express a crude politics perpetuating historically pernicious social hierarchies. Race is widely known to have no scientific biological reality and yet it continues to be a social force with myriad cultural expressions. Ideally, in the future, Taiwan won't be a country where toler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walking away from it, or being perceived as a source of unwanted conflict when trying to fight it are the only options because so many people continue to see you as essentially different due to "race" or other cultural factors.

Acknowledgment

I'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Joel Stocker for guiding 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focus for this article and for assisting with inv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views.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time he expended in reformulating and clarifying my ideas. Without his perceptive advice and direction,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express my thoughts and report my findings in the most effective manner.

一薯各表

統計系\方彥宜

「福爾摩沙」是葡萄牙人對臺灣這個別有洞天的島嶼之稱，寓意「美麗之島」。除此之外，臺灣也被賦予很多的美稱，如：「東方甜島」，「美麗寶島」等，可見臺灣在國際平台上獲得眾多的讚賞，因此多年以來，臺灣從來不缺乏到來旅遊的遊客。距離臺灣這個島嶼大約2973公里外有一組散布於印度海洋和太平洋上，位於東南亞大陸和澳大利亞之間的群島，它們是馬來群島。而其中一個群島上的國家就是我的祖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簡稱大馬，因國家是由三大種族：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組成的，因此塑造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在地圖上看，可得知馬來西亞由南中海分為東西兩大部分：西半部位於馬來半島，當地人都會稱作「西馬」；東半部則位於婆羅洲島上的北部，稱為「東馬」。

馬來西亞和臺灣都處於亞洲，身為馬來西亞華裔，我們日常生活中也運用母語——中文溝通，口音上或許和臺灣有些差異，但是大致上還是可以明白的。雖然如此，文化上的差異可不少了！地圖上可見，馬來西亞與臺灣呈現薯型，同樣都是華裔，講中文，寫中文，但是差別可大了！

回憶起兩年前，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踏上臺灣這個美麗的土地，帶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雙手拖著裝得滿滿的行李箱，背著沉重的背包，不僅是如此，跟在身邊的父母也成了我的私家佣人，推著一箱又一箱的零食和乾糧。這些都是因為家裡的阿嬤和媽媽擔心我會想念家鄉的美食才給我帶的，誰知行李從一個變兩個，兩個變三個……。

在決定到臺灣留學前，我做了跟很多相關的資料查詢，除此之外，我還和高中班導以及曾經到臺灣留學過的學姐聯絡，詢問有關到臺灣留學的一切相關

事宜。那些曾經到臺灣旅遊的親戚們聽說我要到臺灣留學，也紛紛開始七嘴八舌的告訴我臺灣的好，「食物很好吃」，「風景很漂亮」，「臺灣人很熱情」，從親戚那裡獲得的資訊八九不離十都是這些，因此我抱著滿滿的期待來到了臺灣，這個我將會待上至少四年的土地。

起初到達這裡，除了交通上與馬來西亞相比之下較發達以外，並不會察覺有太大的差異。畢竟我們都是華人（我居住的州屬一檳城，華裔的人口數量比較多）。在抵達高雄國際機場後，接著從高雄搭台鐵到臺南，雖然學舍離臺南火車站後站僅需10分鐘的步行距離，但是因為下雨的緣故加上行李頗多，我與一同跟隨的父母最後決定搭計程車到宿舍。計程車司機非常友善，這令我想起親戚們給我灌輸對於臺灣人一致性的印象—熱情，親切，友善。

你們是馬來西亞人？為什麼會講中文講得那麼好呢？

最初被司機阿伯問到這句話的時候，坐在副駕駛座的爸爸不假思索地回答：「因為我們是華人啊！」當時坐在後座的我和媽媽都被這個回答給逗樂了，因為我們都覺得華人會講中文這件事情再也正常不過了，但是司機阿伯似乎還不太懂地皺了皺眉頭，隨後也就跟我們一起笑了起來。當時的我也沒當作一回事，想說可能因為皮膚稍微黝黑所以阿伯才會誤會。後來，我才意識到司機阿伯的這個問題雖然是我第一次被問到，但是卻並非最後一次，因為我在之後的日子裡被問了成千成萬次。被問了這個問題數次後，我才發現臺灣人似乎對於馬來西亞的文化背景不太了解。

你來自馬來西亞！你是馬來人？

歷年來，聞名而來臺灣留學的學生不計其數，校方為推動成功大學國際化，因此也給予外籍生以及僑生設立獎助學金。每屆來台留學的人數龐大，其中馬來西亞，港澳以及印尼僑生占多數。為此，我原以為臺灣人應該會了解馬來西亞的文化背景，但是來到這裡後，實際情況顯然與我預測的不符。同寢的室友，班上的同學，社團的朋友甚至課堂上的講師對「來自馬來西亞」就是「馬來人」的刻板印象似乎無法抹去。做了千千萬萬次解說後，發現他們

對於馬來西亞非「單一文化族裔」社會未有太深入的了解。馬來西亞的文化與眾不同，各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語言，美食，但是同時，種族之間也可以非常和平的相處。

所以你是外籍生嗎？

得知我並非臺灣人後，大家紛紛都會好奇的問我這個問題，這時候我就會回答他們說「我是僑生」或許有些人就會開始覺得困惑，「什麼是僑生？」。簡單來說，凡是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到臺灣或中國就讀的華裔就是擁有僑生身分的學生。

在臺灣留學的你，還習慣嗎？

自從得知我到臺灣留學後，每逢寒暑假回到馬來西亞，親朋戚友都會關心地問到。我是個很容易想家的孩子，其中一個想要離鄉到臺灣留學的原因就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加獨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我決定出國留學後，媽媽都會跟我說「和朋友相處要互相幫忙，不要計較太多」，這些話，當時的我也就聽著，都沒放在心上。但是，當我到了國外後，對媽媽講的這話別有一番感觸。

在上大學前就聽了很多學長姊對於上大學的種種心得，其中我印象較深刻的就是他們對大學室友的看法。在馬來西亞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住學校宿舍

的經驗，因此第一次到成大宿舍，難免會顯得格外緊張，加上我還挺期待宿舍的樣子，這個未來四年讀書、生活的地方！走進寢室，第一個遇到的是一名身材高挑，擁有一身小麥膚色的長髮女孩，與她在一起的是女孩的家人。女孩看到我便微笑對我點頭。到了第二天，當我再次回到宿舍的時候（第一天晚上和父母在校外旅館過夜），另外兩位室友都在宿舍了。和我共用一張桌子的女孩擁有著一頭又長又捲，陽光照耀下還會顯棕色的頭髮。她的眼睛炯炯有神，是個嬌小玲瓏的姑娘！當時在她身旁的母親，目不轉睛地填寫著一張紙，看到我之後就靦腆地對我微笑。最後一位女孩在我進門後才起床，突然看到房內出現陌生人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蓋著棉被用眼神對我示意，彷彿在對我說「不好意思招待不周」。

室友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因為幾個陌生人要一起生活，除了需要良好的溝通還少不了尊重。三位室友中，兩位來自臺北一位來自臺中，其中的兩位和我同系，另一位則是外系生，雖然如此，四人的友誼也從未因為系所有不同而改變。大家都有各自需要忙的事，但還是會抽空出來聚餐。雖然有時候免不了聽不懂他們的聊天內容，但他們都會很樂意向我解釋。

和室友們相處得非常融洽，但基本上生活習慣還是會因文化背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從一些說話的用語，到生活上的習性都有差距。「你要先沖涼嗎？」原以為是一個再也平常不過的問題，在第一次問室友時竟然換來的是疑惑的眼神。「洗澡嗎？」聽到了室友這般回答我才頓時回過神來，發現原來室友會投以一幅錯綜複雜的表情是因為用詞上的差異。除此之外，雖然我們母語都是中文，但是口音可說是天差地別。馬來西亞文化以及宗族多元，因此當地的用詞很多都會受到其他的宗族而形成，正因為如此，一開始和室友一起聊天經常出現室友因為聽不明白我在講什麼而請我重複的情形。相處久了，習慣了，這種情況也就逐漸變得越來越少了。

對東南亞人的歧視？！

在臺灣留學了兩年，一開始從不適應到了現在也都成了習慣成自然。我在這裡體驗到了臺灣人的熱情，名不虛傳的美食天堂。但是，凡事都有一體兩面，雖然我和室友意外地相處融洽，從一些僑生同學口中也有聽到一些因為生活習慣不同而引起與本地生的爭執。有些甚至因為語言而溝通不良而最終不歡而散。對於僑生，每人的遭遇不同，有些人可以與本地生打成一片，有些人顯然沒這麼幸運。但我相信只要不放棄良好的溝通，誤會終將得解。



別讓你的關心造成別人的困擾

歷史系／阮氏青河



古文有句話說「一種米養百種人」，意思是即便在同樣的環境長大，也會有你我不同，何況在這個世界這麼大，無論在宗教、種族、文化都有不同的人群，彼此對待也會有不同的方式，只要這些彼此相處模式有些差異，即可能造成對方的誤解甚至是歧視的表現。

臺灣是一個大熔爐，在這塊寶島上有許多人為了尋夢而來此相聚，造就一個豐富多元文化的社會。在這裡有原住民、漢人、客家人、外省人及新住民各種族群，每一個族群又擁有不同的歷史文化，族人的性格也會因此而差別。成功大學也像一個縮小版的臺灣，是一個充滿多元文化的教學與研究殿堂，在這裡，我們所遇到的老師、同學都非常熱情、親切，讓我們外籍生有時候也忘了自己是他鄉遊子的心情，但是也因此讓我們有時也哭笑不得，因為同學、週遭人的關心問候卻不小心會讓人想翻白眼。

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臺灣最美的風景不是人情嗎？

是，沒有錯，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情，當我們需要協助的時候，大家都無怨無悔的幫忙、熱心的協助，但是，有些人會因為對方所來自不同的地方或身分不同而會受到不同的對待。這就是歧視！

我來自越南，原本在工廠當女工，就是大家口中的外勞，後來嫁來臺灣當外籍配偶，爾後有機會來到成大就讀研究所、教學，成為外籍生、外籍老師。在將近二十年在臺灣走動，我遇到無數次的關心、協助、問候，讓我感到非常溫馨，我已認定臺灣就是我第二個故鄉，成大是我第二個娘家。在這裡，我學到如何面對對方無禮的問題與質疑，甚至可以反敗為勝，將對方對自己的刻板印象成為一個宣導的題材，用聊天的方式讓對方了解自己與自己的背景。還記得，在當女工的時候，因為當時的網路尚未發達，想學中文、看新聞或消遣娛樂只能靠電視

機，因此，只要有空我就占領電視機前面的位子。此行為讓同事們過來關心問說：「電視很好看對不對？」、「你們家沒有電視對不對？」。這些問題其實只是一個同事之間的關心，但是在話題內容已經含有一個刻板印象：「越南很窮，越南人沒有電視可以看」。當時聽到這樣的問題，我只會笑而帶過，等人走了再給他翻白眼，但是心裡覺得很難過，很無助。心裡想著，為何別人會這樣的認定，他們是不是看不起我們，還是他們不瞭解越南才會這樣的想法。但是，當時的語言能力還不夠好，詞彙量不夠多能與他們爭辯，因此只能生悶氣。後來，因為想去文藻外語學院學中文，而從楠梓加工出口區到文藻也有一段路，想請同事幫忙買一台二手摩托車代步，結果也被問說：「你會騎摩托車嗎？」、「越南也有摩托車喔？」等問題。拜託，當時已經事2004年了，難道他還把越南當做還在19世紀時，人們只能徒步或騎馬的時代嗎？這時，我才跟他說，我在越南讀大學時就騎摩托車上學，來臺灣因為還沒換臺灣的駕照，而且工廠就在宿舍旁邊，不需要摩托車所以不買、不騎罷了。聽到我說在越南讀過大學，她又驚訝地問：「你在越南讀過大學，那幹嘛還來臺灣做女工呢？」這個問題，是關心，還是歧視呢？我當時也沒有想很多。因為我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無論我在哪一個崗位上，都賣力地奉獻，那麼我也可以與大家平起平坐，沒有高低之分啊！

就憑這樣的想法，我進了成大讀研究所。在這裡，我遇見許多同樣來自越南的朋友，起初，他們聽到我曾經是外勞，也會用一些不一樣的眼光來看。但是長久下來就會成為好朋友。有一次，我們一起出遊，在買東西的時候，賣家聽我們的口音不同與一

般臺灣人就直接說：「你們是越南人對不對？」、「是嫁來臺灣還是來工作啊？」。我搶先回答是嫁過來的，他又問：「你老公給你多少錢？有沒有十萬？」。而我朋友在旁邊則回答是來成大讀書，他們就很驚訝的說：「怎麼那麼厲害，可以讀到成大的學校！」。原來，在他們的眼裡，越南人在臺灣都只是為了不到十萬元而嫁過來的，或者來臺灣做那些3D工做的外勞。其實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每個人所接觸的人、事、物不同，所以他們的認知也不同。這時候，我不再跟他翻白眼了，反而問他有沒有去過越南，身邊有沒有越南人的朋友。在聊天的過程，我讓他們知道，其實越南也有很多人才，有的可能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經濟而來臺灣工作賺錢，有的是認識、戀愛而結婚而不是所有都是透過仲介人介紹嫁來的，更有人是因為雙方政府的合作而來臺灣就讀、進修碩、博士學位。聽完之後，對方也大大地了解，自動改變自己的口吻，不再問一些先入為主的問題，我們也開心因為後來所買的東西他都給我們打折許多。

刻板印象、歧視來自雙方缺少了解與接納。歧視也是非常主觀的感覺。當我們聽到什麼話語不是很順耳的時候，請停下腳步，了解看看對方為何有這樣的發言，是他們的訊息沒有更新，還是他們所接收的訊息是錯誤，還是那些話是情緒所導致先入為主的想法。只有了解對方的原因，才能有同理心，對症下藥的方法。歧視，除了被別人異樣的看待，也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所決定。如果我有自信，我不怕被挑戰，無論我在哪一個位置，只要我能全力以赴，我不怕我做不到！

要關心別人可以，別用先入為主的問題，請用7個WH的問題開始吧！



族群文化敏感度， 從真正「看見」開始

當名字不再是通關密語

Umav Ispalakan

我的名字是Umav，來自Ispalakan家族，這是布農族的名字。以前我有另一個名字，就是從出生時以漢字姓氏登記的姓名。從小我也習慣別人用漢名稱呼我，「Umav」這個布農族名字，只有在回到山上遇見長輩的時候，才會被老人家稱呼。所以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Umav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很像一種「通

關密語」，知道的人，只有我的家人、原住民的長輩。在平地讀書交朋友，不太需要報上這個名字，我也一直覺得「他們」不必知道我有一個布農族名字叫作Umav。直到有一天，父母親告訴我，我們要「恢復自己本來的名字」。某年的夏天過後，我拿著新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開始了樸實無華

的國民生活，這也才發現，要以自己真正的名字生活在臺灣社會，會碰上各式各樣神奇的狀況。

我的身分證姓名欄上不僅有Ispalakan Umav，還有八個音譯漢字，這種顯然不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漢文化姓名，讓我很常被臺灣人誤認成外國人。明明我的祖先是最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群體之一，所使用的是來自臺灣這座島嶼最悠久的語言，卻常常被其他臺灣人當成「外國人」，這是情何以堪。來到城市念書後，也常常因為名字而發生一些可愛的誤會。例如課堂點名的時候，大家常常很不確定我的名字該怎麼唸，或者會先被詢問「同學妳會說中文嗎？」被唸錯或打錯名字的情況也是層出不窮。除此之外，其實我在成大遇到的人都滿親切的，看見我的名字，會好好詢問我正確寫法和唸法，也有興趣聽我說明布農族名字的由來。從這些互動中我慢慢發現，其實，使用族名、讓人看見自己具有原住民身分，不只是對我個人有意義，也會對所有我接觸到的人產生影響，從對話當中發現值得深入思考的原住民族當代議題。

校園中原住民學生的困境

還是有人以不可置信的口吻問我，有可能嗎？現在原住民學生還會遇到適應不良或歧視的問題嗎？我也想回問，你有想過你對原住民族的處境有多少瞭解，又是以什麼樣的立場在懷疑這件事呢？很多人看見原住民，只看見他們想看的那一面，幽默、樂

觀、某種外型，但這些印象有很大部分是媒體渲染塑造。有很多人會跟我說，Umav你們原住民都好可愛，我好想當原住民，我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對方，只想問他那你看過不可愛的部分嗎？雖然當代原住民有著不同來歷，有些議題不能一以貫之，例如在都市出生長大的族人，或許比較沒有適應都市的問題，但仍有很多困境是原住民共同面對的。例如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群的不了解乃至於衍生歧視的問題。先不說過去我們的長輩所經歷的明目張膽的歧視與霸凌，我自己身邊就常常遇到因為外貌、口音或僅僅因為身分註記著原住民，而被非原住民排擠或另眼相看的同儕。

透露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對不少原住民學生而言是有壓力的。明明這應該要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身分，並不是戰戰兢兢等候著其他人質疑與評論的標籤，但往往事與願違。例如被非原住民拿來詬病的升學加分制度，明明這套政策的立意政府助於原住民學生取得更好的教育資源以促進社會流動，使原民生能夠獲得支持與復振自身族群文化的力量，而且在保障名額的前提之下並沒有影響到非原民生的權益，然而原民生卻往往因著加分制度面臨歧視和質疑。說實在，我對某些非原住民針對加分制度所衍生的相對剝奪感覺得很莫名其妙。你們是生氣原住民跟原住民競爭嗎？還是生氣我們不夠認真學母語傳承文化？還是生氣我們考試

成績考得比你好？關於這套制度所要談論的面向真的很多，但希望社會大眾要瞭解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出在原住民身上，回到政策制定的效益及社會結構層面去檢視問題，更不能忘記正視歷史脈絡，不要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再次壓迫原住民。

面對主流社會所加諸刻板印象和歧視，我在自己所經營的粉絲專頁「每天來點布農語啊！」中常常以漫畫談論這樣的問題，一再呼籲著社會大眾，不要還沒真正看見原住民，就先以偏見框架了原住民。上次參加一個聚會，在場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原住民學生，我舉了一些有關歧視的例子，多數都有共鳴。無論是因身分、外貌而迎來的明顯惡意，或是被「微歧視」，成了不分年齡時代的原住民經驗，現在依然是。微歧視不代表「很微小的歧視」，而是包裝在「看似是善意」的言語以及日常「看似正常」的情境中，做出騷擾或貶低他人的言行。「原住民都很幽

默，所以我對他們開玩笑沒關係」，這是歧視，「原住民都住在山上，豐年祭都在喝酒跳舞」，這是歧視，「原住民的小姐穿族服很漂亮，希望你天天穿給我看」這是騷擾+歧視。我可以列舉一大堆親身經驗的奇怪狀況，想都不用想。

教育須更重視多元文化認知與敏感度

有些非原住民會對原住民說出一些很沒有文化敏感度的問題。例如一聽到我是原住民，馬上就想問關於「打獵」或「山豬」的事（真的是在哈囉？請問我看起來像獵人嗎？）「布農族有很嚴謹的狩獵文化，不僅關乎到耆老的山林知識的經驗傳承，也是不同輩分之間的倫理維繫」，如果我當下很嚴肅的這樣回應對方，對方又會露出很無趣的表情，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認識原住民族的文化。其他諸如「你們在山上都穿原住民衣服嗎？」「你跟張惠妹有關係嗎？」這些超級刻板印象的問題，如果你很常遇

到，一定會跟我一樣感到很無奈，也會質疑這幾十年來為什麼非原住民對原住民的了解好像進步很緩慢。

在原住民族內部而言，透過資訊媒體或者親身互動交流，我們其實很早就知道除了自己的族群以外，臺灣還有很多其他族群、說著其他語言的原住民，甚至我們的族人若遇到其他族群的朋友，還能說上一兩句對方語言的問候語，這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大部分的原住民，對於多元族群的文化有相當的認知。

某次系上的課程，浦忠成（Pasuya Poiconü）老師帶著我們去屏東排灣族的三地門部落參訪，當地是屬於「北排灣」的傳統領域。上大學以前，我沒有什麼機會深入認識排灣族的文化，而那時班上剛好有排灣族的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告訴我，她母親的部落其實是來「南排灣」體系，我才知道，原來排灣族有分成區域性的群體和些許方言差異。我也告訴她，我們布農族也有分五大

社群的方言別，分布在臺灣不同區域，因此其實也不是「通通都一樣」。這番交流也讓我們再次感嘆，很多人會以為「原住民」都一樣，甚至曾有平地同學告訴我，他以為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語言可以互通，殊不知各族群基本上就是因語言不同而分類的，而且我們就算是同一個族群，內部都還可以再依語系、地域和社群文化而有所區分。

長期以來，主流社會的教材中，看不見對多元族群的深度介紹，導致很多學生都以單一且片面的知識來認知「原住民」，但其實臺灣的族群比大家所認知的還要更複雜，絲毫沒有因為現在原漢社會交流頻繁，就變得比較簡單。因此當我們面對非原住民，也就是所謂的漢人社會，往往感受到很大的認知落差。2020年，教育部所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及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所屬的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聯合製作推出了非常有深度的當代原住民族主題展「拿麼厲害」，當中也介紹到成功大學原資中心的主任Ljegeay Rupeljengan（樂錯·祿璞峻岸）的故事。在專訪影片中，Ljegeay老師亦提到這個現象，非原住民

對於多元族群文化的認知與敏感度需要加強，相信這不僅是身為臺灣人應具備的公民意識，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是需被倡議的普世價值。日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了10冊《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並全數開放網路免費下載。這些歷史事件將會納入12年國教課綱原住民族教育教材的重要參考，提供作為教材研發。此出版工作最重要的宗旨是建構原住民族史觀，使臺灣社會學習從原住民的處境與觀點看見歷史，落實族群對話，促進社會理解，我認為這是值得推薦參考的資源。

布農族語中有一句重要的招呼語是「mihumisang」，語意中有「願好好呼吸」之意。希望校園中老師、學生都能更重視營造友善多元族群的環境，別讓原住民學生呼吸困難。但這必須要從確實的「看見」開始，當你我真真正看見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複雜，也看見原住民族議題中的實況與困境，那才能真正看見了臺灣這座島嶼的美麗與豐富，與這片土地一起mihumisang，一起好好呼吸。

附註：「微歧視」（Microaggression）一詞最先是1970年代非洲裔美國籍學者Chester Pierce所提出，Derald Wing Sue等學者進一步延伸至有色人種、性少數族群等特定群體和社會邊緣者所遭遇的日常隱形歧視。

讓路給風走

專訪建築學系林子平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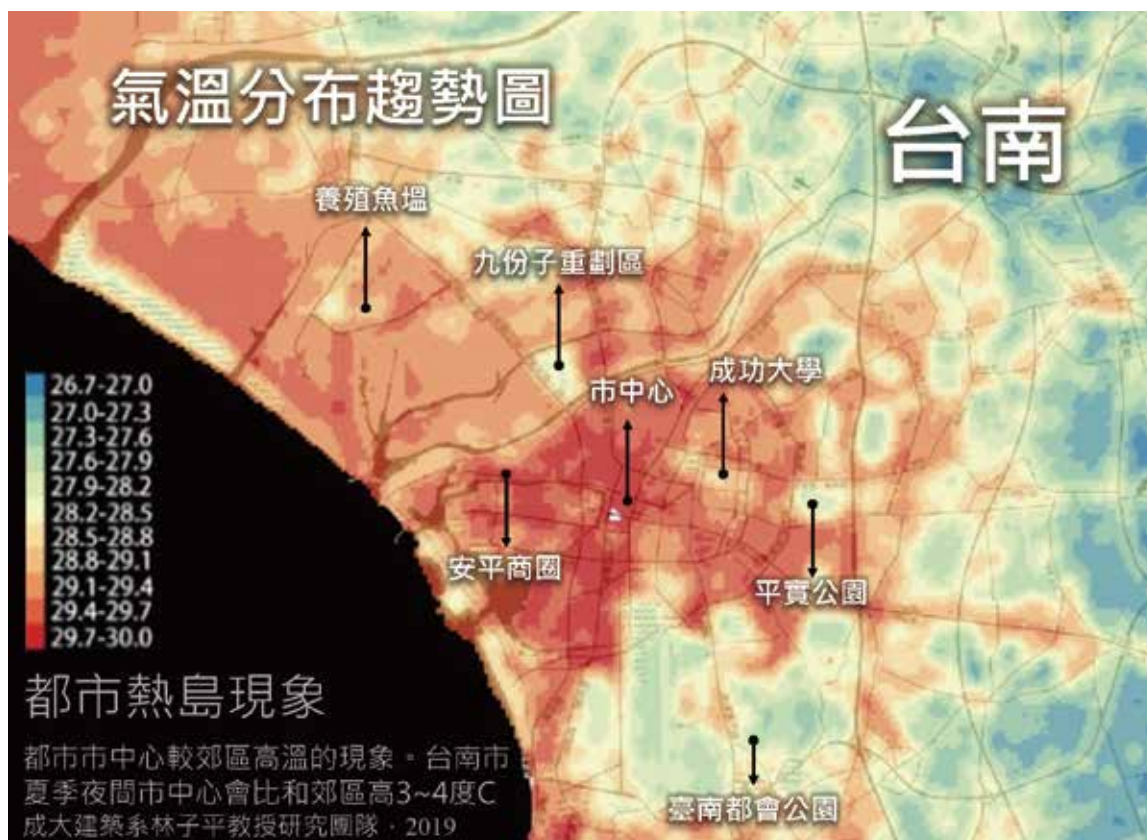
學生記者 胡安琪

諾成大一片涼蔭，許建築側身流風。

掌智慧若靜水涼，擁風廊持永續心。

每一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微氣候，像極了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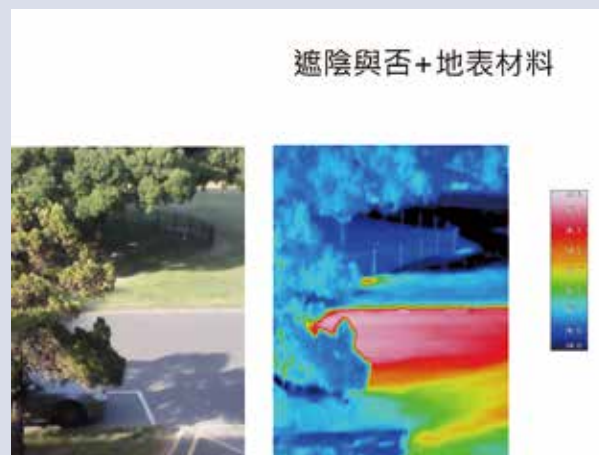
隨鳳凰花樹開謝，送走了似錦前程的畢業生，迎來了新一批成大新鮮人，聚集了來自全台各地優秀的學生，一隻隻陽傘如雨後新生的花，綻出一個個完美的圓，初乍來到成大的中北部學生說有些不適應南方的炙熱天氣。除了南部的溫度比中北部高以外，走在市區的街道上，覺得比郊區來得悶熱，這就是「都市熱島效應」（圖1）。



（圖1）氣溫分布趨勢圖顯示成功大學較市中心溫度低。

本校建築學系林子平特聘教授與他的研究團隊，透過跨國/跨領域合作，致力推動都市降溫，並建立了全球第一個「亞熱帶/熱帶區人體熱舒適溫度範圍」。針對使用者進行戶外環境溫度的感受調查，林教授與國際研究團隊於2009年發表於頂尖國際期刊Building and Environment的研究結果證實，在臺灣夏季戶外環境中，超過90%的行人或旅客的移動路徑受到遮蔭區影響；同時亦歸納出臺灣居民感受到溫度舒適的戶外首要條件為「避免日照直射」，以及「體感溫度約在26-30度之間」。林教授提到「看著臺灣人在騎車或步行時想盡辦法躲在陰影下的有趣景象，是驅動我開始進行人體熱舒適與都市遮蔭研究的動力。」研究成果被來自德國、日本、加拿大、澳洲、以色列、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尼等學者引用，過去國際上常以寒冷地區人體熱舒適喜好做為基準，事實上不同氣候領域的舒適標準的設定需要因地制宜，歐洲人相較於亞熱帶地區人口嗜愛熱度與陽光，喜愛在夏天時聚集於沙灘享受日陽，而亞熱帶/熱帶區居住者雖耐熱度較高，戶外休憩時較喜歡待在涼爽陰涼的地方，這些都與居住地息息相關，稱作「熱的經驗」。目前「亞熱帶/熱帶區人體熱舒適溫度範圍」在臺灣已應用在臺中花博花舞館、臺南沙崙國中、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來自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的學生對溫度的接受度有0.3~0.5度的差別，成大校園也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前來就讀，考量國際學生來自不同氣候，有不同的溫度舒適要求，因此教室裡適當的空調溫度才能不造成能源的浪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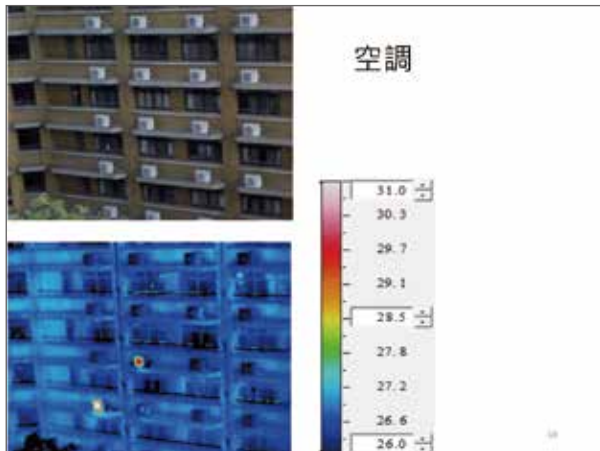
「保持既有的綠化，也是基地通風的一種。」從林子平教授團隊繪製高解析度的都市氣候地圖以及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饒見有教授成大3D模型等研究成果顯示，成大涼蔭的植被為臺南市區帶來降溫的作用，從熱影像圖可以清楚看到，成大的指標「大榕樹」下的遮蔭為榕園帶來一片涼爽(圖2)，在氣溫相同的情況下，給予不同的體感溫度(圖3)。假日能在此看到許多家庭帶著小孩來野餐



(圖2) 榕樹的葉片蒸發作用吸收熱氣，因此我們又會稱樹木為「天然的冷氣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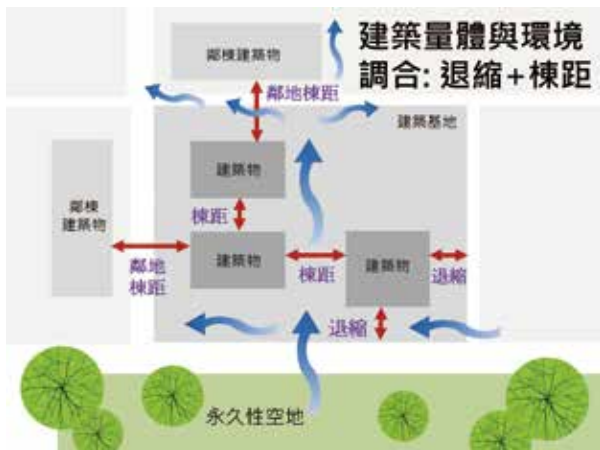


(圖3) 氣溫相同，體感不同。



(圖 4) 熱影像圖觀察宿舍冷氣空調使用的情形。

享受天倫之樂，暑期更可以發現許多青春活力的大學生於此辦理營隊。值得一提的是，利用熱影像圖可以觀察出上課時間宿舍冷氣空調使用的情形(圖 4)，亦可以用此來找出寒暑期忘記關閉空調的房間，節省能源，人人有責，減少用電量更是保護大家的荷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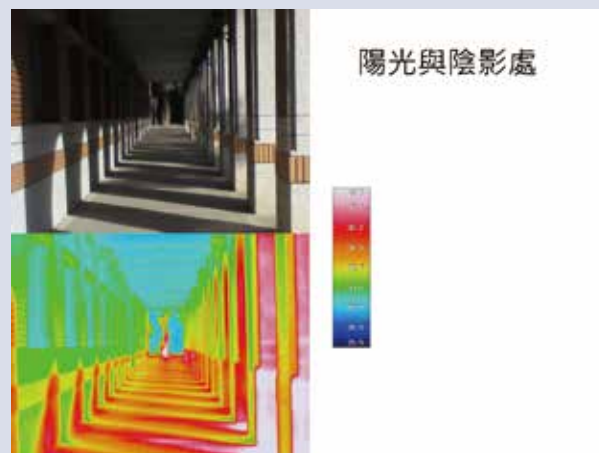


(圖 5) 增加建築物棟距，讓路給風走。

團隊也協助臺中市建立全國首創的「基地通風率」，更將其納入「臺中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透過量化評估建築基地通風設計，讓被一棟棟高樓佔領的都市，留下給風走的廊道，當通風率高於30%時，最高可增加4%的樓地板面積，並期許過去舊有法律能新增其他考量項目，例如『將遮蔭設施亦納入容積計量的規範』等，多方納入可降溫的因素，都市才能真正「退燒」。成大校園內的通風率長年不錯，除了綠茵茂然的光復校區為校內最

為涼爽的天地外，利用測本校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饒見有教授成大3D模型可以發現學生活動中心的設計也符合了林子平教授團隊提出的三個為都市退燒的概念「降溫、通風、遮蔭」，作法分別為「多綠少空調、讓路給風走、遮蔭供人行」，建議建築物「側身」面對常年的風向或潛在有風的區域(圖5)，並加大建物間的距離，增加通風性，另外本校都市計畫學系的建築設計也讓建築物本身散熱容易(圖6)，而蒼翠蓊鬱的工學大道更是種植了兩排整齊的樹木，帶來綠意，帶走熱氣，讓騎單車往返校園的學生們在夏季能更舒適自在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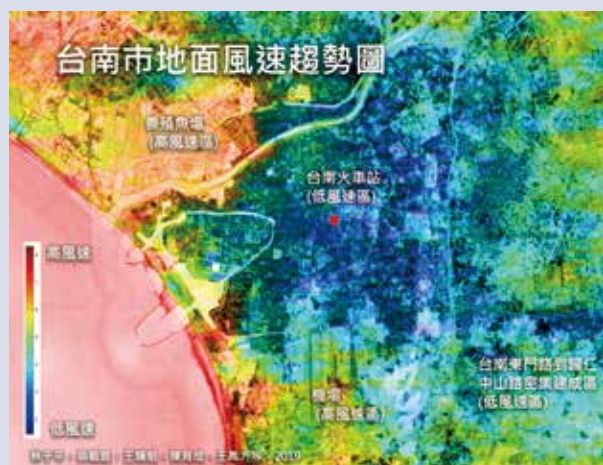
在校園內少數沒有植被的地方也沒有被放棄散熱的可能，諸如在雲平行政大樓附近則建有植草透水磚(圖7)，透過連鎖磚可以減少校園內淹水的情形，讓夏季颱風或西南氣流強降雨時可以協助排水的作



(圖6) 都市計畫學系系館陰影處降低建築溫度



(圖7) 雲平大樓附近的透水磚可以涵養雨水，促進蒸發降溫。



(圖8) 臺南市地面風速趨勢圖，由圖可以看出海域、養殖魚塭及機場周圍為高風速區，臺南火車站附近則為低風速區。

用，成功湖更能利用水不易升降溫度的特性，讓水域蒸發帶走熱量，炎炎夏日待在湖邊能感受到涼爽，冬季也能感受到暖和，是校園內非常好的調劑。

除了湖水為調劑外，風是城市的最重要的天然降溫劑，當風速每秒增加0.5公尺，夜間溫度便下降一度，由本校建築系教授林子平、工程科學系教授吳毓庭、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王驥魁，和林教授所帶領的「建築與氣候研究室(BCLab)」成員對都市氣候研究的投入與付出，一同完成了臺南市地面風速趨勢圖(圖8)，由圖可以看出機場周圍為高風速區，臺南火車站附近則為低風速區，低風速區易造成熱度以及空氣汙染難於排散等問題。此成果為成大寶貴的跨領域團隊合作，除了教授之間不同領域的交流，也感謝學生不畏辛勞到處架設機台來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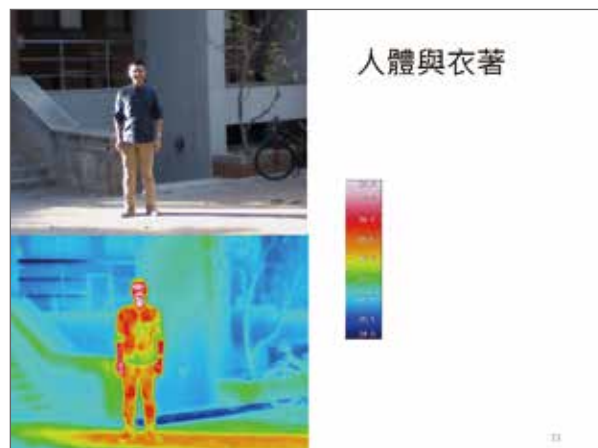
風速。「與學生一起到現場勘察環境、架設儀器、分析數據、撰寫成果，並與產業及政府共同討論如何應用及管制，是十分愉快且有成就感的過程。」林教授說「以科學的路徑，對症下藥，解決都市退燒問題。」

嘗試解決了戶外高溫的問題，那麼一進到室內該如何不被悶熱給難住呢？林子平教授表示，都市熱島不只讓人感到悶熱不舒服，也攸關個人健康與荷包。根據研究顯示，位於高溫市中心的1戶住宅，每年會比低溫郊區1戶多出新台幣6400元的電費。因此，給予同學們一些有效解決室內悶熱與荷包瘦扁的折衷方法。首先，一進入到室內應當先將窗戶打開通風，讓室內牆壁溫度散熱，接著才將冷氣打開，設定26-27度區間，然後檢視自己的服裝，因為人體的溫度與衣著息息相關(圖9)，譬如近年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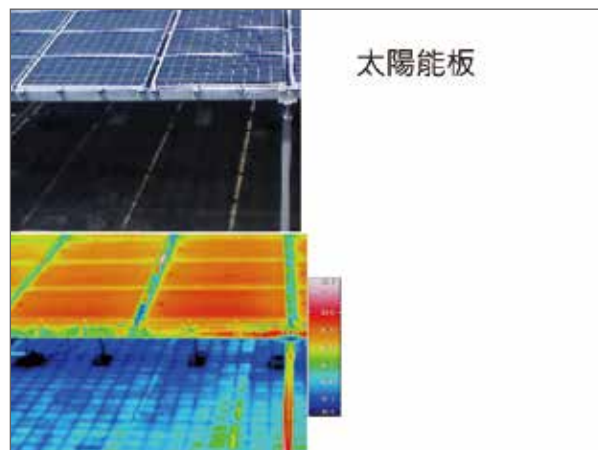
本上班族也逐漸以簡單的服飾取替西裝與領帶。在一些公司與學校也有調和公約，像是相關冷氣管理制度，舉例來說會限制在中午十二點時冷氣自動斷電，有人需要時才會手動開啟，林教授特別說道，「智慧是工具，不是目的。」在節能方面中的彈性，不需要過度仰賴自動，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就像我們是自發性感到熱而去開空調，而非機器提醒我們去使用，或是機器自動開機，節能是大家的責任。」善用窗簾與電風扇來增加氣流，讓牆壁降溫，選購市面上變頻、節能的冷氣機。

在林子平教授引以為傲的成果外，我們回到最初的起點，林教授說自己會著手開始研究這個主題的契機為發現臺灣人較歐洲人耐熱，卻比歐洲人更依賴空調，這代表我們需要的不是冷氣，而是可以透過設計去辦到讓建築物涼爽的方法。近年來國中小學逐漸裝設冷氣，林教授說實為可惜，因為通常校園是城市中可以降溫的好所在，當商業區百貨公司已經無法避免去整日開設空調時，住宅區與學校應該以新的思維、新的建築模式去改善都市熱島效應。許多人在頂樓加設鐵皮屋是為了減少建築物溫度，然而這部分是可以使用太陽能板去改善的(圖10)，我們居民應該主動提出需求，透過公民討論，找出折衷的解決方法，而非被動的接收或是被迫使用較差的解決方案。

「建築可以改變環境，甚至影響氣候三十年。」目前建築設計面對的挑戰是氣候變遷為首要課題，正視需求，融合生活經驗，用以創意來解決大問題，人人有社會責任，處處持永續心，側身換個角度看世界，庇未來一片涼蔭綠地。



(圖 9) 人體的溫度與衣著息息相關。



(圖 10) 太陽能板能解決屋頂高溫。

成大老樹盤點

總務處事務組\方伊琳

光復校區榕園大榕樹。



成大老樹分佈。

盤點校園老樹

經2014年生命科學系廖國瑛教授調查，學校校本部約有6,000株樹木，樹木密度達每公頃72.3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共有319株，老樹植株數量最多的為榕樹(*Ficus microcarpa*)，依序為黑板樹(*Alstonia scholaris*)、金龜樹(*Pithecellobium dulce*)、黃果垂榕(*Ficus benjamina* var. *comosa*)、芒果(*Mangifera indica*)等，詳細如表1，每一株老樹目前皆已經設置QR-code掛牌，師生可透過手機掃描，連線至「成大樹」網頁，瀏覽老樹相關資訊，各校區老樹分布情形如表2：

表1 老樹樹種組成(依照數量排序)

校區	光復	成功	成杏	自強	力行	敬業	勝利	東寧	總計
榕樹	106	25	4	16	5	6	16	3	203
黑板樹	19	10		1	2				35
金龜樹	11	13			2				26
黃果垂榕			1						18
芒果	8	2		1			3	1	15
木麻黃	1	7		1					9
樟樹	1	6			2				9
菩提樹	4		2						7
雨豆樹		5	1						6
苦楝			1				1		4
茄苳				4					4
雀榕	2	2							4
盾柱木						1	2		3
檸檬桉		3							3
小葉榕			2						2
水黃皮									2
洋紫荊		1							2
欖仁		1			1				2
大花紫薇								1	1
大葉合歡									1
大葉桃花心木		1							1
大葉桉		1							1
臺東漆		1							1
印度黃檀		1							1
吉貝木棉		1							1
刺桐	1								1
肯氏蒲桃									1
南洋櫻	1								1
香椿		1							1
臺灣欒樹									1
鳳凰木	1								1
龍眼							1		1
蘇鐵		1							1
鐵刀木		1							1

表2 各校區樹木密度及老樹分布情形

校本部校區	珍貴老樹(株)	老樹(株)	樹木總計(株)	樹木密度(株/ha)
光復	91	64	1136	55.4
成功	27	56	1641	89.6
成杏	6	5	326	44.4
自強	10	13	1078	80.5
力行	9	3	756	88.8
敬業	5	2	228	66
勝利	13	10	613	73.3
東寧	3	2	197	71.3
總計	164	155	5975	72.3

光復校區

此校區過去為日據時期的日本陸軍步兵第二聯隊司令部舊址，校園內有許多老樹。全區樹木有1,136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155株，為全校老樹最多的校區，光是老榕樹就有106株，為老榕樹的大本營，臺南市旅遊觀光景點的榕園大草坪及成功湖即位於此校區，其中的大榕樹為成大一哥且為臺南的形象代表之一，由於榕園為當時步兵第二聯隊的駐地，民間流傳在1923年，日本裕仁太子前來視察時親自為此株榕樹覆土，有鹿兒島榕樹之稱。

成功校區

為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前身，全區樹木有1,641株，是校本部樹木植株最多的校區，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83株，樹木密度高達每公頃89.6株，為全校樹木密度最高的校區。在測量系館前，理工大道西側，可見一株全校樹冠幅最大的雨豆樹(*Samanea saman*)，於1903年首先引進栽培作為庭園綠蔭樹、行道樹使用，主要栽植於嘉義以南，被稱為是成



QR-code掛牌。

功大學的名校二哥。在物理系中庭有一株臺東漆 (*Semecarpus gigantifolius*)，為當時創校時栽種，為臺灣原產於東部的原生種漆樹，可能因當時日本喜愛使用漆器時在臺灣廣植漆樹的緣故。

成杏校區

原為陸軍砲兵訓練中心，現為醫學院與教學醫院所在地，雖因有許多建築物林立而導致綠地不多，也種有不少樹木，全區樹木有326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11株。此外，醫學院大門東側有一株懸鈴木是紀念成大醫學院創院的院長黃崑巖以及彰顯其理念「成為醫師之前，先作成功的人」。



成功校區物理系中庭臺東漆。

自強校區

此校區被大學路分隔為南北兩區塊，全區樹木有1,078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23株。其中，北區塊中央的長方形大草坪內聳立著五棵老樹，除一株老榕樹外，另四株百年茄苳老樹為小美食品公司董事長曾士龍所捐贈，於1999年3月13日由副總統連戰等人共同主持移植儀式。

力行校區

原為日本陸軍衛戍病院，光復後轉由國軍804醫院使用，至1983年歸成功大學成立此校區，全區樹木有756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12株。



成功校區測量系館雨豆樹。

敬業校區

原為住宅及都市計劃局與軍方用地，於民國72年添購，樹木不多，全區樹木有228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7株。

勝利校區

學校於民國39年增購，全區樹木有613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23株，校區內的樹木主要沿道路邊、中央分隔島及建物外圍零星分布，種植較密集處為芸青軒北側圓環周邊及校友會館東側一帶，校友會館東側有兩株盾柱木老樹，其中一棵為全校樹徑最大的盾柱木。

東寧校區

原為教職員宿舍區，經都市計畫變更為文大用地後改名為東寧校區，預定未來將在西南側興建學生宿舍，全區樹木有197株，其中達老樹徑級的有5株，南側圍牆內有一株大花紫薇老樹，目前移植至東寧幼兒園預定地內部。

成大樹木健檢

每年對樹木進行健檢資料調查及拍照，除了樹木的基本資料（樹高、樹徑、樹冠幅）外，健檢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其健康情形及棲地狀況進行權數評估後，邀請專家學者提供樹木改善對策。



對樹體進行試驗。

健康情形

記錄其樹冠覆蓋程度(I為100-80%、II為80-60%、III為60%以下、V幾乎無樹冠)，針對下列各項目給予權數：植株有無斷頭、撕裂傷、有無枯枝、不當修剪、莖幹有無傾斜、內部是否中空、根部有無盤根、竄根、有無附生植物、病害、蟲害、白蟻危害、枝幹腐朽、纏勒植物；若權數超過4以上，則此樹木於初步健檢需要進行改善。

棲地狀況

具不具有花臺、植穴是否過小、植株過度覆土、水泥鋪面、柏油鋪面、積水程度、土壤夯實、雜物堆積、除草牛筋繩危害等情形做紀錄。

老樹的養護規劃

(一) 樹木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作業

樹木健康與否，除了一開始種植時的紀錄外，定期

進行樹木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是相當重要的，將導入科學研究精神，除了目視觀察判定外，亦使用高科技儀器測量，對樹體進行試驗及紀錄。所蒐集到的資料將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經日後統計分析結果，有依據的提供管理決策使用。

(二) 校園樹木植樹規劃

植樹活動是以激發民眾愛林、造林的感情，促進環境綠化，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為目標，為維持校園樹木數量的消長變化，樹木移除與新增為必要作業，故往後可定期邀約校方與國內外合作機構單位共同執行植樹活動，除了可綠化校園環境，提升學習環境品質外，亦可展現雙方在合作情誼上，如樹木精神能根深柢固於校園中，象徵久久長存。

(三) 辦理校園樹木環境講座(推廣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被認為是一種解決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的解決方法，維護環境是地球公民的責任，所以校方

除可提供室內課程講授外，亦可舉行室外操作課程，讓校園師生、職員及有興趣民眾一起親身力行體驗樹木保護相關知識，傳承小目標至友善愛護校園環境，大目標則為地球做環保的精神。

養護工作現況

平時修剪維護分為枝下垂的修剪以及高空天車修剪並持續進行樹木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作業，以統整出樹勢較差的樹木植株，針對校園樹勢差的樹木定期進行

棲地改善作業（利用水刀打孔放入熟化堆肥使得老樹細根得已長出），加強排水與透氣能力，以活化根系及樹冠層葉片光合作用能力，藉此讓樹木能增強抵抗力及提高養分攝取，以對抗外界病蟲害侵害及天候影響。每年定期開設環境樹木教育講座，提倡樹木保護正確觀念，讓校園每一份子都能更深入認識樹木的功能與價值及目前校園樹木面臨到的處境，未來更能友善對待校園每一處的花草樹木。



枝下垂的修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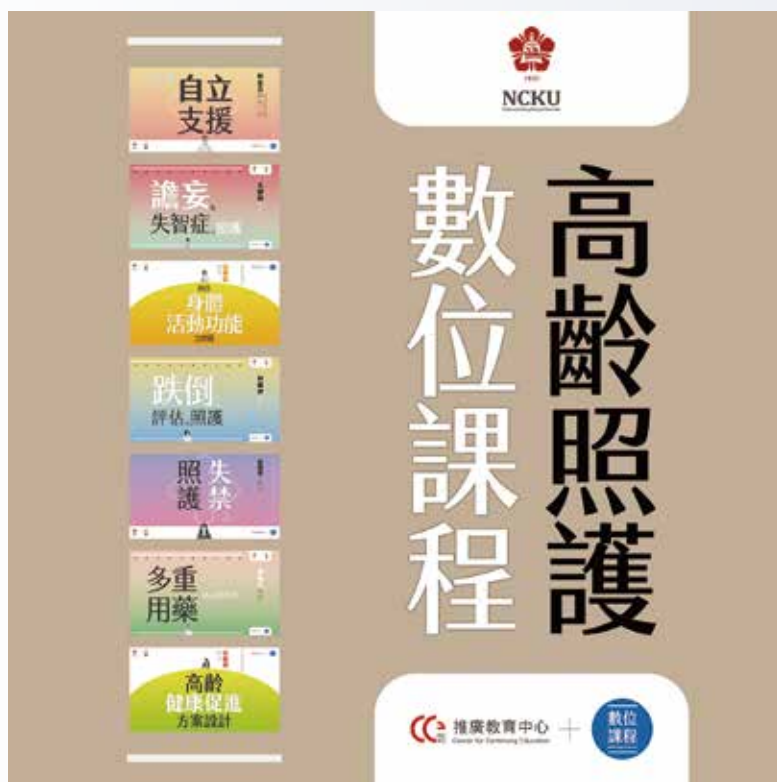
棲地改善作業。



高空天車修剪。



定期開設環境樹木教育講座。



成大高齡照護數位學習課程

—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葉乃陽

教育的平等不應該被定義為「人人都能上大學」，而是即便大家不上大學，還是能夠擁有學習大學知識的權利和管道。網路的普及讓資訊的傳遞更加便捷，既然學習應該無遠弗屆，那何不利用人手一機的現況，創造資訊共享的盛世。

增加學習的主動性，線上課程的推廣責無旁貸

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指標中，提出了「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同年，《仁川宣言》和《青島宣言》先後問世，將數位媒體導入學習，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進行教育改革，寫下了數位媒體教學的新篇章。由此可見，各國在「知識普及化」這件事情上達成共識，並在這幾年間大力推廣。

早在2016年，成大便設立了「開放式課程」及「磨課師課程（moocs）」，利用網路的普及來推廣各類講座與教學。講座內容從醫學、金融、藝術、綠能、生涯規劃到環境保護，無所不談。然而在傳統教育的熏陶底下，開放式的課程似乎並不被重視，也沒有得到足夠的宣傳，以至於課程鮮為人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數位課程絕對不是跟風的結果，而是深思熟慮下的產物。「城鄉差距」作為社會議題，往往圍繞基礎建設不足、資源不均、薪水不高等問題作討論，卻沒有仔細思考臺灣北漂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將時間軸往前推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早在2002年就已經開始落實數位課程教學，其後Coursera、EdX等數位教學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都在變向提醒我們不能閉門造車，唯有跟世界、專業、時代接軌，讓每一個家庭的孩子都受到平等教育，才能真正將「世界是年輕人的」這句話從理想變成現實。

從老年照護的角度，從新出發

成大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成大醫學系寄生蟲學科副教授，辛致煒老師，作為數位課程的其中一位幕後推手，以「老年照護」為主題，帶領成大的團隊製作了一系列的教學範本，訂定日後數位課程的規範。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定義，65歲以上的長者定義為老年人，當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7%時，定義為高齡化社會；當超過14%時，定義為高齡社會；當超過20%時，定義為超高齡社會。再對比「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訊，發現臺灣在1993年已經步入高齡化社會，2018年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數的14.5%，符合高齡社會的定義。預計在2026年就會突破20%的大關，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而根據聯合國在2019年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的數據中發現，到了2050年，全球人口中每6個人就有1位超過65歲，距離超高齡社會只有4%的差距。人口結構的改變從人民的健康到經濟體系，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高齡社會變成常態，國民健康的隱憂也逐漸浮出水面，專業的護理人員變得更加稀缺，於是我們再也無法坐視不理，照護的責任便落到了每一個人的身上。

當白髮成為主流，黑髮成為異類

「老年照護」對臺灣人而言絕對不陌生，在高齡社會的衝擊下，幾乎每家每戶都會需要對老年照護有一定的理解。

「評估交給醫師，照護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辛致煒老師在採訪中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點，一般的人不需要知道怎麼評估老年人的情況，那是醫生要做的事。但照護卻是照護者和家屬需要學習的，特別是臺灣有很多的照護者，都是外籍朋友。於是在國際扶輪全球獎助金GG1871152（國際扶輪3470地區、國際扶輪3670地區、臺南東北扶輪社、曼谷挽那扶輪社）、成大醫院護理部以及成大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的合作下，推出了「高齡照護數位課程」，同時配上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以及泰文等五大語言，提供從事看護工作的外籍人士相關的照護知識，除了讓專業醫護人員提升自己的知識，也提供平台給一般民眾和外籍看護人員，讓他們接受完善的基礎培訓課程。

在經過組內討論之後，團隊最後決定以程度作為區分，將課程分成民眾版及專業版，把失智、跌倒、失禁、多重用藥、自立自援、維持身體活動以及高齡健康促進等7大方向，製作成適合一般民眾以及照護人員學習的數位課程，讓全國民眾具備「高齡照護」及「長期照護」的知識。不僅如此，團隊還邀請專業講師，一起製作21支專業影片，提升照護的含金量，也藉此改善被照護者的身心靈感受。

推廣教育中心更以長照為起點，逐步改善其他數位課程的品質，建立起數位課程SOP（標準作業程序），將拍攝手法、講稿、燈光音響、甚至講師的妝容都考慮在內，呈現最完整的數位教學給所有的人。不只如此，團隊還會

評估演講品質，重製優良的演講，提升學生們的學習意願。通過平台的發佈，與國際進行連結，並且定時評估成效，將數位課程推廣出去。

以長期照護，反思數位課程的阻礙

以國家發展的現實層面作為考量，高齡社會對於國家進步而言拖累大於建設。但是生而為人，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在現實的洪流中保有人性的溫暖，或許就是大學教育所捍衛的最後一道防線。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希望能將高齡照護的知識，通過數位教學和平台，傳遞給大學以外的地方。

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慢慢將工作範圍界定得非常清楚，以

至於長期照護的責任落在了醫院和外籍照護者的身上。同理，「大學教育就應該要在學校裡完成」的這一個觀念，也根深蒂固的植入大家的內心，以至於課程數位化這一個想法難以被落實。但我們卻沒有想過，高齡社會之所以阻礙社會發展，正是因為我們過於封閉，沒有提供有效資源，給需要這些知識的族群。

誠如一開始所說，成大在2016年就已經具備各領域的線上數位課程，但時至今日知道的人寥寥無幾。如果大家主動學習，共享知識，那數位課程也必定能「取之社會，用之社會」，連通各領域人才，用無形的網絡搭起縮短城鄉差距的橋樑。



閱讀這件事

副校長\林從一

讓我從我的家庭閱讀故事談起。

閱讀習慣是我們送給孩子最好的心靈禮物。在孩子還不識字的時候，我們每天會念一本書給他們聽，不知是專心還是記性好，孩子聽一遍就記得，他們不喜歡重複，所以需要很多的書。他們的媽媽每個禮拜會拉著一台結構簡單尺寸不小的鐵絲菜籃車，穿過大學校園，來到校門口不遠處的市立圖書館，還掉一菜籃車童書，再借出一菜籃車童書，拉著菜籃車，穿過大學校園回家。



後來，每當朋友問我們如何培養孩子，我們都會說：再沒有比「菜籃書車」這件事影響孩子更大的了。

人的生命很精彩，希望孩子可以多過幾次人生，而讀書最容易模擬人生。好好讀一本書，好像過了一輩子，讀1000本好書，好像過了1000種精彩人生，從未讀書的人，就只過一次人生。

朋友很重要，但是命運無常，朋友不可靠，無法常陪伴，音樂和書籍是比較可靠的朋友，希望孩子養成彈奏樂器的技能或閱讀的習慣，在人生長路上，寂寞的時候，還有可靠的朋友可以陪伴。

好書就像好朋友，越多越好；好書就像老朋友，越陳越香，越經得起歲歲年年風風雨雨而不離棄的，越是好朋友，經不起歲月考驗的朋友，一開始就不必交，越經得起一讀再讀的書，越是好書，經不起一讀再讀的，一次都不必讀。事實上，書比朋友好，書不會喊累，不會抱怨，很有耐心，永遠不會離開你，只要你打開書，書就會愛你、陪你想像、與你談心、讓你有安全感。

只要你讀到好書，一方面，你會發現你不是孤獨的，二方面，你會更認識你自己，你會讀到自己的故事，包括你已經忘卻、正在經歷、尚未知道和翹首企盼的故事，三方面，**書中訴說的道理和刻劃的美景，對照現實世界顯露出的破碎、無理、無意義或冷漠的一面，你會覺得，除非每一個人都好好讀過這本書，否則世界不會完全彌合、符合邏輯、獲得意義或充滿愛。**

最重要的是找到好書，讀書方法似乎是其次的，因為只要你找到好書，打開好書，好書就會吸引你，陪伴你經歷一場驚奇之旅。

除了好書之外，或許，你只需要一點讀書的耐心。我記得年輕的時候，我是這樣磨練讀書的耐心的，供你參考。

我19歲接觸哲學，一接觸就是非常艱深的哲學原典。如何讀？形式上是這樣讀：讀完每1本書的每1章的每1頁的每1行的每1句的每1個字，在它旁邊畫上1個小小的圈，略大於標點符號的句點，但是幾乎一樣完美的圈。如果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有千百萬字，就有千百萬個完美小圈圈；如果柏拉圖《對話錄》只有1個字，就剛剛好有1個完美小圈圈陪著它。每重讀1遍，完美小圈圈上就重疊上1個。

這完美小圈圈的哲學小徑不知重複走過多少回，後來我讀書因此變得非常有耐心，而其實，讀書有耐心是為了和書本進行深度對話，要深度對話就不能不深刻地瞭解自己，而要深刻瞭解自己，更需要耐心的思考習慣。

最後，我會給我的學生兩個閱讀建議：第一，讀書，讀很多書，讀很多好書。第二，每次讀都像是第一次讀；讀得懂的，要先假裝讀不懂，多想想，不要輕易「滑」過去；讀不懂的，要先假裝讀得懂，多一點自由聯想沒關係，你的心自己不知不覺會形成一個初步詮釋，再讀就容易多了。如此循環，會進一步引入「心與書的循環」、「讀者與書的循環」，如此以往，越讀就可以越深入。

閱讀與思考

電機工程學系\李忠憲

我高中念的是自然組，很多同班同學對於社會科學的東西基本上很早就放棄，但是我沒有，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我的興趣很廣泛，而是為了要滿足我個人的自卑感希望能夠全班第一名，因此我就一直沒有放棄社會科考題的科目，不管是歷史或地理還是跟物理或化學一樣拼命地填鴨，因為這種虛榮心，弄假成真反而因而有廣大的觸角，對於各式各樣的知識產生了好奇的感覺，閱讀的興趣頻譜也因此變得相當的大。

進了大學以後，發現有在念書的女生都特別漂亮，那種談吐和氣質深深吸引我這種鄉下來的男生，於是開始看人家在念什麼書。我們那時候大學裡面最流行的大概就是新潮文庫的書了，從歌德、赫塞、尼采、叔本華、阿德勒、卡繆、沙特……一直看到西蒙波娃等等。念大學還是要挑個像成大這樣的綜合大學，有各式各樣的人，來自不同的領域，生命會豐富許多。許多人一直批評升學考試制度下，重視分數的填鴨讀書方式會對念書倒盡胃口。我倒是沒有這種感覺，大學時代除了電機系繁重的功課以外，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填鴨這些東西。我認為只要能夠有決心，做什麼都會學的很快。

我到德國去念書主要是因為去德國唸書不用學費，但還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大學的時候看了很多德國有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著作，對於這個國家充滿的好奇與崇拜的心理。我碩士班一年級才開始學德文，決心才是真正天份，做什麼事情一切都不嫌晚，閱讀當然也是這樣。

我們所有的人一出生都是一無所知，沒有人例外，在閱讀和思考上面也是一樣，人能夠變得有知識是因為閱讀和思考，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廣泛的閱讀，當超過一定的程度以後，就會有足夠的基礎可以思考。深度思考的時間多了，就會發現更多知識上的不足，會想要了解更多的觀察、看法和想法，因此產生良性的循環。

歌德說有三種讀者，第一種不用批判就能夠享受閱讀的樂趣，第二種只能批判但無法享受閱讀的樂趣，第三種在批判的同時同時又能夠享受閱讀的樂趣。能夠一邊批判，一邊享受閱讀一本書的樂趣，的確是非常高的境界。閱讀的重要以及能夠帶來好處，已經有非常多人告

訴我們。資訊科技革命之後，世界變得非常可怕，尤其在第五代行動電話之後，那種高速的頻寬可以帶來的巨量資訊，會讓人不知所措無法選擇，這是以往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情，能夠「快速找到正確的資訊」變成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種能力。找到正確的資訊之後還是要能夠閱讀吸收，沒有吸收消化的知識永遠留在網路上面等待查詢。在資訊科技革命後的今日，不管紙本或是電子書的閱讀，還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我們的人生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閱讀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未來」，這句話不光只是在職業生涯上，也保括未來所要面對各種的挑戰，從愛情、交友、理財……一直到面對挫折失敗的心理壓力等等的人生觀，都會因為閱讀的多寡與品質影響我們的選擇。

除了孤獨思考、大量閱讀外，能夠用外國語文閱讀與思考是件非常棒的事情。常常聽人家講要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一件事情，如果這個角度是不同的語言或是不同的文化，可以了解和

感受到的層次會多了許多，這是我學的英文以及德文之後，很深刻的一種感覺。

最後我們應該選什麼書來閱讀？有很多優秀的老師和成功人士會推薦我們 讀的書籍，這些名單是很好的出發點，我覺得卡夫卡以下講的這些話，絕對是在挑選書籍的時候必須要想到的。

法蘭茲·卡夫卡：「我想人應該只讀那些會咬傷或刺傷我們的書，如果我們讀的書沒有對我們產生重擊，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讀書？就像你寫的那樣，為了讓我們快樂！我的天啊，即使我們沒有書，我們一樣快樂，而且我們自己可以寫會讓我們自己快樂的書。我們需要的書是這樣，像不幸那樣地傷害我們，像比我們還重要人的死亡一樣痛苦，像開車進入森林，遠離所有的人，像一次的自殺。一本書必須像斧頭一般，劈開我們冷凍的內心」。

祝大家可以成為歌德筆下的第三種讀者，挑到一本好書，可以在批判的同時，又享受閱讀的樂趣！

書選

編輯部整理

針對症狀：胸口鬱悶中氣不順

4張藥方：祛傷解鬱、透中氣，效果不錯！

不傷肝、不礙胃、無摻類固醇！邀請校園各方愛書人所提供的閱讀處方箋。凡有書櫃者，都可成為處方箋藥師。秉持「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究效果」信念，推薦三餐、睡前多多服用！成分經人體實驗證明，可讓人獲得充實感動。生活因閱讀而多采多姿，不必為了苦悶而吃藥。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陳懿安

- 《給青年詩人的信》里爾克

這本書讓人溫柔，還陪伴我穿越了青春歲月裡和人（尤其家人）間的拉扯矛盾，推薦給常常覺得孤獨的年輕人。

- 《只是孩子》佩蒂·史密斯

很讓人嚮往那個有夢可踏於實地之上的年代。

- 《樹猶如此》白先勇

私心推薦最美散文沒有之一。

- 《回家》顧城

我的最愛請讀。

- 《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

讀過最精彩的自傳。

- 《無愛紀》黃碧雲

我稍微統計過，女性讀後表示喜愛的約有七成，男性讀後表示喜愛的兩成左右。（女性友好作品）

• 《一個明亮的地方》 海明威

真的乾淨明亮，比讀《老人與海》感覺更靠近海明威，很蒼涼。

• 《第三個舞者》 駱以軍

很精彩的小說，雖然也涉及小說家掠取身邊實際人物的生活而有爭論，但繞過道德問題，還是寫得很迷人。

• 《十五篇小說》 王文興

比起大部頭更吸引人的小篇章集成，推薦給年輕創作者。

•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村上春樹

它看起來很厚，但很快就可以看完，超好看。
(買不到的書，成大總圖都有，請多多光臨。)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Ann

• 《真確：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
想的美好》

漢斯·羅斯林、奧拉·羅斯林、安娜·羅朗德
換個角度解讀世界。

• 《松浦彌太郎的100個基本》或《日日100》

松浦彌太郎
生活的基本與細微都是生命的美好。

• 《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 草間彌生

活出自己的樣子。

• 《你很特別》 (繪本) 陸可鐸

不要被別人貼標籤，每個人都是特別的。

• 《山海經大圖鑑：遠古神話之歌》 遲嘯川

看古人的創造與想像力。

• 《哀悼日記》 羅蘭·巴特

有些情感在文字的堆砌中被深埋。

• 《生死疲勞》 莫言

文字、節構就是棒，當然還有人生。

• 《人類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約翰·梅里曼、羅勃·蘇利文
人類史故事書好看好入手。

•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
零幻想》 簡嫚

面對生命的最末。

• 《離別時刻》 茱迪·皮考特

人生懸疑交織情感與科普自然。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陳政宏

- 《不乖》 侯文詠

還沒跟父母吵翻的，可以想一下自己的人生，未來的大學生活與職業。

- 《知識大融通》 E.O. Wilson

如果大學不想修哲學概論、至少先把這本書看完。

- 《混沌》 James Gleick

了解各領域中非線性系統的複雜，無論主修為何，可透過此書了解自然界、很多不同領域共通的特性，建議大一與碩博班時各看一次。(進階可以再看：《複雜》)

-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3冊套書)

陳翠蓮、吳乃德、胡慧玲

莫忘來時路多艱辛，也作為開展下階段社會的基礎。

- 《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

有助思考各種國家社會發展的說法，再思考自由民主的價值。(延伸閱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 《白色巨塔》 山崎豐子

看看人性、專業、職涯、責任之間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思考生命的價值、人生的定位、自我挖掘靈魂的深處。

教育部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推動辦公室\陳德容

•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流氓社會學家的貧民窟10年觀察》 Sudhir Venkatesh

想要一探毒販黑幫的刺激生活？想要傾聽民族誌學者的矛盾掙扎？想要閱讀一部精彩的都市社會研究田野筆記？Sudhir Venkatesh的書寫，讓妳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 《地下藍調鄉愁》 馬世芳

借給馬世芳妳的耳朵、思緒、和一個午後，妳會發現每個人的心裡都住著一個rocker。

• 《酒杯裡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

古今中外，酒鬼的眼神都一樣，手中的這杯卻各自精彩……聽著故事，和宮崎正勝一起，千杯千杯再千杯！

• 《Banksy：你就這點能耐》

Gary Shove、Patrick Potter

Gary Shove和 Patrick Potter帶妳看懂Banksy，Banksy帶妳哀悼city。共同的風格是一針見血的黑色幽默，讓妳笑著笑著就哭了……

• 《府城一味：時間煮字，情感入味，一起來臺南吃飯》 謝仕淵

謝仕淵予成大學子的真情鉅獻。不論讀到哪一章節，內心只有一句話：「e04，好餓。」

• 《如何閱讀一本書》

Mortimer J. Adler、Charles Van Doren

小大一必讀～快快丟掉死背書那一套，讓Mortimer J. Adler和Charles Van Doren陪著公子小姐讀書，學習從心用腦來閱讀。

• 《Physico-Pass 心靈判官》 高羽彩

監控、人工智慧、大數據預測...是否想過所有科技極致發揮在國家治理的結果？深見真帶妳看見一個驚悚的可能未來。懶鬼福音：不想看字的有漫畫版、連翻頁都懶的也有動畫版……！（搭配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一起服用，讓妳的批判之眼，越看越金、越看越明～）

• 《不存在的維梅爾》 Jonathan Lopez

偽畫家、藝術史家、犯罪集團和納粹合力搬演的世紀騙局……假的，都是假的！Jonathan Lopez帶妳看到的可不只是業障，還有深厚的藝術史知識、精湛的畫工、以及穿插其中的華麗謊言。

• 《失落的一角》 Shel Silverstein

雖然總是被歸為童書，但其實是大學愛情必修的重要參考讀物。Mr. Shel Silverstein，您說是吧？

•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

若一生只能看一部漫畫，那肯定是小山宙哉的宇宙兄弟了一他不僅帶妳飛行到外太空，還能把妳帶回到人生中任何一個為了夢想而用盡力氣的青春片段。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體驗視障者打籃球。

聽見愛與知識協奏曲

撰文／郭馨蔚、劉姿佑

嘿，你選課了沒？素養能力時代來臨，多元、跨領域學養是新生代標準配備。大學課程選擇不單考慮必修、選修學分數，更可以想想如何從課堂出發，走進社區，廣泛拓展生活圈，用知識行動，多方探索自己與未來的連結，貢獻一己之力，與世界共舞。

成功大學圖書館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者：錄製視障有聲書」通識教育暨服務學習課程，正是你為視障者獻「聲」的大好機會。

兒子、女兒的「儿」怎麼捲舌發音才標準？「樹薯粉」沒念好會變「叔叔粉」？為保護嗓子吃喉糖，反而口水太多發音不標準——這些都是成大圖書館108學

年度第二學期「為愛朗讀：錄製視障有聲書」課程中，參與學生實際遭遇的難題與趣事。你曾嘗試用聲音錄製故事嗎？拿起一本書，靜靜徜徉在書中的世界，透過書本學習新知、遨遊想像國度，對習慣透過雙眼「看」書的我們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但對視障者而言，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視障者們受限於視力，只能靠點字書或有聲書，才能「摸」書或「聽」書。若是想看的書正巧沒有點字或有聲書版本，就只能惋惜萬分。

視障朋友的日常需求是什麼，錄製有聲書如何選書、食譜的量化概念怎樣透過聲音來傳遞？身為大學生新鮮人的你，甫告別沉重升學壓力，正開始追求個人生

活所開啟的嶄新體驗，你很可能選擇透過家教增加個人收入，享受知識兌現的自我成就碩果，但你是否留意過，知識就是力量的同時，也帶來甚有距離的差異。商業經營、財經科技、心理勵志、市場銷售、歷史人文等書本主題包羅萬象，多元且豐富，隨意靠近賣場書籍區，或是走進書店瞧瞧，可發現運動、食譜等都是暢銷書籍熟面孔，但卻非常少見於有聲書。

有聲書是什麼？回想起小時候，總纏著我母，要她讀故事書給我聽，我母被煩得受不了，工作繁忙無暇管我，便丟了一台錄音機給我，要我自己唸故事書給自己聽，我煞有其事的錄了幾捲錄音帶，此後我母若

忙，我便自己放錄音帶當作床邊故事聽。印象很深的一個故事是迪士尼的「小姐與流氓」，講狗兒們的故事，為求逼真生動，我一面講故事，一面在角色對話間穿插狗吠聲，忙得不亦乐乎；之後只要我放這捲錄音帶，我母我父都疑家中有狗，此起彼落的狗叫聲，家裡好不熱鬧。

「有聲書不僅只是唸出聲音，還要將書中的情緒表現出來，例如高興、悲傷、孤寂等感受，同時還要注意書本內容趣味如何呈現」。我後來才知道，幼時我模仿狗吠，和書中角色時而歡喜、時而悲嘆的方式，就是錄製有聲書時很重要的「聲音表情」，透過這些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無障礙體驗家屋。



成大為愛朗讀反思分享及成果發表。

聲音中的抑揚頓挫、高低起伏，能讓視障者「聽」書時，更能體會書中情節與角色心情。就像以前的「說書人」和「電影辯士」，雖然一個說的是「書本」，另一個說的是「電影」，但都是依靠說話人豐富的聲音表情來吸引注意。這樣細想，說書人和辯士其實都是擺渡者，在書本、電影與閱聽大眾間來回，用聲音攜帶故事情節，引領聽眾用聽覺與想像力衝破無法眼見為憑的桎梏，盡情馳騁、探尋浩瀚的文字領域。

成大圖書館「為愛朗讀：錄製視障有聲書」課程錄製市面上少見的運動、食譜主題有聲書共6本，包括《臺灣阿嬤與新住民的記憶食譜》、《把拔的廚房食譜》、《痛風食譜》、《末班車晚餐》、《點心

咖啡共和國》、《當代舞蹈的心跳：從身體的解放到靈魂的觸動》。從錄製有聲書的選擇、如何呈現聲音表情、怎樣貼近使用者感受體驗、實際操作錄製有聲書，再從使用者回饋反思，課程內容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經驗，帶領學生體驗有聲書錄製過程，也讓學生透過聲音學習如何貢獻己力，體驗知識分享的樂趣。

課程由成大圖書館知識服務組館員講述「圖書資訊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圖書館資源使用及搜尋技巧」，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紙本或電子書來錄製。也邀請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視障服務處處長廖美枝，以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綜合業務組視障資料小組講師李瑜琦，與學生分享錄製有聲書的實務經驗。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體驗視障者步行。

課程講師們帶領學生「做中學」，從實際操作中學習，啟發學生唸讀發音等聲音表情能力的自我提升，整合學生有效表達、真誠聆聽、瞭解及實踐等多元能力，讓學生用對方法讓聲音表情活靈活現。實作方面，課程安排學生用手機等簡易設備錄製60分鐘的有聲書，成大圖書館也提供總圖B1小團體視聽室，打造安靜、無干擾的優質錄音環境。

此外，為讓學生更貼近服務對象使用需求，專業培訓課程外，課程也安排學生走訪臺南市視障者生活重建中心，親自體驗視障者步行、打籃球等活動，增進學生對視障朋友的多方面瞭解，希望培養學生關懷弱勢的體貼與胸襟，從事社會服務。

課程成果發表會現場，同學們放送自製的有聲書錄製成果，也很想知道怎樣才能錄製好聲音，視障朋友邀請成大同學「閉上眼睛，用心聽聽看自己的錄音成果」，也即時回饋聽到的真實感受。

回顧自身錄製有聲書經驗，課程授課教師、成大圖書館館長王涵青認為真人錄音出自於愛，是「為愛朗讀」。聲音溫和動聽且富含表情的王涵青，與有聲書錄製有深厚淵源。王涵青提到，自己的阿姨是視障者也是英文老師，所以從兒時就開始用錄音機、卡帶錄製英文課本、試題考卷以及食譜等有聲書幫忙準備教材，至今則改用MP3錄製，同時也幫女兒錄了許多童書跟經典兒童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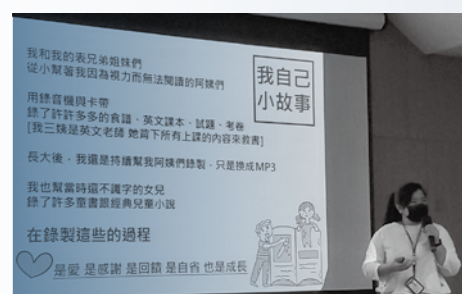
持續不斷的有聲書錄製經驗，有童年兒時與表兄弟姊妹的成長回憶，有溫柔守護親人的體貼心意，也有身為母親想對女兒傳遞的關懷與溫馨，這些為親人而朗誦的聲音，聲聲有愛，其所傳遞的情感溫度與建立的感情聯結，王涵青認為是電腦「報讀」軟體無法相比的。

成功大學圖書館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朗讀者：錄製視障有聲書」通識教育暨服務學習課程，現正報名中。課程採密集彈性授課，109年9月8日至11月24日，9周共計38小時，2學分，透過認識輔具、實際體驗視障者的生活，讓參與學生先對視障者日常中會遭遇的困難感同身受，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幫助視障者克服這些經常被明眼人忽略的困境。

錄製有聲書，是讓視障者也能公平獲取資訊的重要方法，然而課程時間有限，該選什麼書，才能貼近視障者的需求？聲音表情該如何呈現，才能把書講得活靈活現、生動有趣？若是遇到書中有圖片、表格，又該怎麼「讀」給視障者聽呢？這些「讀」書的眉眉角角，在課程中都將詳細說明，一一為你解惑；更有視障聽眾現身回饋，讓你即時得知自己「讀」得如何。課程成果錄製的有聲書，陸續加入成大圖書館「為愛朗讀」專屬網頁，除了服務本校視障者，並擴大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之服務，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納入「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服務臺灣地區的視障朋友。



為愛朗讀課程介紹海報。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通識認證講座，王涵青館長小故事。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通識認證講座，視障者輔具。



為愛朗讀服務學習課程，通識認證講座，體驗視障者步行。

誠摯歡迎你成為成年人，更熱情邀請你發揮良善特質，為自己，也為愛讀一本書吧！「讀書」的過程不只為視障者開啟閱讀的新「視」界，也為你自己創造了全新的可能性。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Impact Rankings），成功大學排名全臺最高，位列亞洲第2，是全球第38名。該排名依據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評比大學社會影響力，成大共計有11項躋身世界百大之林。

想成為說書人也好，是辯士也罷，你與你的聲音都可以是視障者與世界間的擺渡者，也可以是影響世界的細微關鍵力。成功大學圖書館「朗讀者：錄製視障有聲書」課程，邀你一起加入錄製有聲書行列，以實際行動響應聯合國人類永續發展目標，用豐富的學識涵養與充沛的知識資源，以善良、以熱情，為愛發聲、為社會誦讀，實踐為所有人帶來更為健全的生活福祉與教育品質，獻聲創造社會影響力，讓世界共同聽見愛與知識最動人的協奏曲。

讓小虎鯨重返大海！ 救護小虎鯨的56天

生命科學系副教授兼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主任\王浩文

救援活動。

2020年，對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成大鯨豚中心）的鯨豚救援與處理的任務執行而言，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從年初的農曆大年初一中午，接獲位於臺東長濱鄉海邊、臺灣有紀錄的第一隻死亡藍鯨擱淺任務開始，成大鯨豚中心幾乎是不間斷的處理著近十年來、半年擱淺通報次數與隻數屢創新高的擱淺處理任務。

4月25日晚上，與幾位志工在位於成功大學安南校區的鯨豚中心建物集合，開始處理由臺東海巡弟兄專車送到臺南的一顆碩大喙鯨頭部的測量與分析作業時，隨即接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網

(Marine Animal Rescue Network, MARN)通報，在高雄港區的紅毛港南堤附近，有十多隻小虎鯨聚集、慢速原地游動，並且在靠近堤防邊的消波塊周圍，有發現三隻已經死亡的個體。隨後，又在附近的其他消波塊上方，發現一隻尚有換氣行為與身體擺動跡象的活體小虎鯨；中心立即在成大鯨豚中心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nckucetacean/>)發布啟動活體救援的訊息，再聯絡長久協助救援作業的吊卡車司機，並且立即與志工與學生們進行任務分配，一部分人力先抵達位於四草鹽田生態文化村內的鯨豚救援站，進行場站啟動、進水等準備工作，另一部分志工，隨即前往位於高雄港區紅毛港的擱淺現場。

在抵達擱淺現場後，從擱淺現場的地形地物做判斷，由於三隻死亡與另一隻活體擱淺的小虎鯨接位於港內呈現垂直海堤的正下方海面上，人員無法直接抵達，必須協調重型機具的幫忙，並協調高雄港區的潛水作業人員，我們才得以靠近擱淺個體，進行搬運及吊掛作業。當活體小虎鯨搬運到四草鯨豚救援站的救援池，已經是次日凌晨四點多了。

這次的小虎鯨事件是屬於集體擱淺，在救援池內與救援池周圍，需要數位志工，24小時不間斷的保定、觀察與紀錄，並在集合獸醫師、醫療志工團隊人力後，針對進入救援池的小虎鯨進行必需性的檢查與醫療行為。另一組人力，則到位於安南校區鯨豚研究

中心的解剖房，進行三隻死亡小虎鯨的解剖、取樣及後續病理分析或相關研究的作業。

進入救援池的小虎鯨，由於在擱淺現場是在H型消波塊的上方，同時又時值退潮，小虎鯨卡在那裡，身上多處擦傷，又有嗆水的跡象，由血液檢查報告判斷，個體有感染與營養指數偏低的狀況。同時由另外三隻的解剖報告顯示，1.肺臟皆有嚴重感染，脾亦有感染病灶，肝臟嚴重鬱血可能也與感染有關；2.少量胃腸道線蟲感染，右心室輕度擴張，是否心肌損

傷要看後續病理切片；3.以上為三隻共同的發現，幾乎病症都一樣；4.三隻皆為雄性。其中一隻明顯較腐敗，推測是第一隻死亡的小虎鯨，依照小虎鯨習性可研判第一隻死亡後其餘鯨魚護送他，而接續有其他鯨豚也感染發病，最後才靠近岸；5.胃內有為數不少的魷魚嘴，脂肪不是太薄，符合急性感染。分析解剖小虎鯨之細菌培養結果，發現皆因為感染克雷伯氏肺炎桿菌造成肺肝心腎的嚴重病變，欣慰的是這次的菌沒有抗藥性，研判是沿海周遭的環境菌，暫時排除人類活動排放造成。



擱淺現場進行救援吊掛任務。



兩人為一個下水保定組，利用大毛巾由身體下方往上托住，避免虛弱的小虎鯨嗆水。



獸醫師與醫療志工團隊進行救援池醫療。

由於小虎鯨是屬於群體生活的海洋哺乳動物，家族成員間常會有互相照顧與協助生理狀況較不好個體的行為，成員之間也因此會提高相互感染的機率，所以，在救援池裡的小虎鯨，也同步以治療感染的方向做初步治療方針。

這隻小虎鯨進四草救援池後，個體呈現虛弱、無法自行漂浮、氣孔會有氣泡與大量分泌物的狀況，消化道有寄生蟲的感染。所以，在救援池值勤的志工們，必須同心協力、相互協調，每兩人為一個下水保定組，並利用大毛巾由身體下方往上托住鯨豚，避免其嗆水，每天晚間需要進行醫療的針劑注射、灌食水分、電解質、維他命等醫療步驟，同時每三天要進行一次抽血，再依照血檢報告中的數值，做醫療方針調整的依據。

在以往的活體救援任務中，鯨豚進池後，有的在短時間內，就會在救援池裡自行漂浮，或是過幾天就會緩緩的在池子裡自行游動；而這隻小虎鯨，由於身體狀況不太理想，當個體要換氣的時候卻無法自行上浮，同時身體會側傾，所以需要人員在救援池中協助牠漂浮與換氣。

小虎鯨血液檢查報告顯示，牠的營養指數不理想，除了每日補充水分、電解質和維生素之外，在確認過胃部的酸鹼度之後，也逐漸地嘗試引導用魚類或透抽進行餵食；經過一個星期，成功讓小虎鯨可以在人員協助保定的狀況下吃魚，隨著每日慢慢調升餵食目標量，同時繼續引導牠主動進食的意願。大約再過了一星期，小虎鯨可以在保定人員放開的狀態下追食餵食的魚或透抽，雖然在餵食結束後，牠還是無法長時間自行漂浮，仍然需要人員在旁協助保定，但這個階段確實是一個重要復健階段的推進。

在小虎鯨每日進食量提升到較穩定的數值之後，獸醫師評估可以開始給予小虎鯨驅蟲藥，治療小虎鯨腸胃道有大量寄生蟲的狀況；在給予驅蟲藥後，短時間即排出大量的寄生蟲。隨著兩個驅蟲藥的療程結束後，小虎鯨的營養指數也開始有明顯的上升。

由於從同一群其他小虎鯨的解剖結果，以及這一隻救援小虎鯨的超音波掃描結果顯示，小虎鯨在單側肺部有明顯發炎的狀況，為求有效的治療，醫療團隊開始嘗試利用超音波霧化器療機，進行呼吸道治療，同時改善肺部發炎及引起呼吸道分泌物過多的問題。



有默契的志工們分工合作。



志工在救援池進行海豚帶游復健。



野放工作團隊。

隨著小虎鯨的持續治療和身體狀況的慢慢恢復，在經過35天24小時人員不間斷的池內保定，小虎鯨終於恢復了自行游動的狀態；在密切觀察2天後，將小虎鯨從原本較小的醫療池(直徑6公尺深度1公尺)，移到直徑12公尺深度2公尺的大型復健池進行醫療和復健。

小虎鯨到大池後，由於水域較廣闊，再加上小虎鯨被保定時掙扎的力道很強，但是在仍然需要進行醫療的狀況下，除了藥物改為塞入柳葉魚身體形成「藥魚」，利用餵食時吃藥的方式，當需要將小虎鯨進行保定檢查與醫療時，往往需要12位左右、有默契的志工們分工合作，才得以進行。

從4月26日凌晨進入進救援池後，經過不同階段的醫療、復健與餵食，在綜合評估各項條件與因素，於6月20日凌晨四點，所有人員在

救援池開始野放前的準備工作，階段性的將小虎鯨移到擔架布上、吊掛至吊卡車、運送到艦艇停泊的港口，在海巡署艦艇的協助下，由安平漁港出發，艦艇開至安平以西，離岸約14海哩、水深130公尺的海域，進行野放作業；小虎鯨下水後，並未立刻遊走，而是在船隻周圍緩慢游動，大約二十多分鐘之後，當船隻開始返航的同時，小虎鯨也加速地往大海遊走，從小虎鯨進入救援池後，到野放大海，在四草救援站的救援任務共計56天。



這次的小虎鯨救援任務，如同以往多年來的救援任務，有賴所有志工們的實際參與和協助，才得以將任務的步伐慢慢向前推進。從動物進場的4月26日到野放的6月22日，統計參與現場排班執勤的志工紀錄，超過了1560人次，共有超過860位來自全台各地的不同朋友們，連同每天醫療參與的志工人次，更已遠超過2000人次。同時，不論是政府、民間單位、個人的實際參與、物資提供或款項的捐助支援，尤其是每每在最艱苦的凌晨時段、還有需要24小時的保定時段，都會有幾組熱心熱血人士，甚至

是熟悉的朋友，一看班表沒有人，就立刻出動、騎車或開車來救援站值班。甚至是從高雄、臺中、桃園和臺北的朋友！讓任務得以進行野放成功。

筆者撰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正坐在四草鯨豚救援站內，剛從救援池上岸不久。正進行著7月19日，臺南四草大橋北邊堤防外岸活體擱淺的條紋海豚第6天救援任務。在此，僅代表成大鯨豚中心向大家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意。同時也邀請更多人一起加入鯨豚救援的行列！



出海進行野放。

似成相識 影像敘事—從影像到展覽

藝術研究所\吳奕芳

我們在因緣際會之下來到成大相聚，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朋友、認識了臺南。取「成」代替似曾相識的「曾」。「似成相識」同時意指大家對於熱血青春的美好記憶，或許我們曾經在某個地方看見了某個場景，或者遇見某個人，都勾起了我們某一瞬間的回憶。讓我們用這個展覽連結你我的青春，一同勾勒我們獨一無二的大學生活吧！

108-2視覺藝術綜合實作第五組學員

「108-2視覺藝術綜合實作：影像敘事—從影像到展覽」為藝術中心開設的美學與藝術跨域的師生成果展，此次一共展出三個部分，分設在成大三個不同空間：成大未來學院的「喀擦」（已卸展）、雲平大樓櫥窗，授課業師陳奕維的“2 Children 2 Worlds”以及成大藝坊櫥窗「似成相識」。

「似成相識」由32位師生，共50件精彩作品聯合呈獻。展出初衷為鼓勵修課同學在繁忙課業之餘，能暫放手機，背起相機，應用課堂上業師教授的拍攝技巧，以成大為對象，用「快門」暫時停歇忙碌的校園日常。為此，策劃類似「一百種生活方式」概念的主題展。雖然並未徵集百件作品，然而初衷持續發想，最後以「似成相識」作為此次展覽主題，展現成大師生與校園生活的各種樣態。



恬憩

物理\黃子恩

昏黃的陽光、斑斕的晚霞、廣闊的操場，交織出了恬靜的景色，在繁忙的人生旅途中，我們有幾次真的停下腳步、真的玩味身旁的美景？角落的兩棟男宿是大部分成大學生的共同回憶，不過即便是搬出宿舍了、即便是離開成大了，曾經的回憶還是會被收藏在心中一塊寧靜的角落。



初見

工設\陳泓齊

剛進成大的我對於成大工設的生活還充滿未知與好奇，在第一次見到成大工設大成館時就被它古雅的外觀吸引，而如今再次看著大成館，吸引我的不再是它沉穩壯觀的外觀了，而是我在成大兩年中所體驗的生活與我在大成館發生的點點滴滴。



照片提供：藝術中心謝家雯

展覽名稱 | 似成相識 影像敘事——從影像到展覽
地 點 | 雲平/成大藝坊櫥窗

授課教師	吳奕芳副教授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王雅倫副教授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業師	陳奕維 鉉琉工作室
課程助教	陳韋寧、郭耀正
藝術中心助教	楊士蓉、李偲嘉

國立成功大學接受捐款表 NCKU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STEP.1
上網填寫捐款資料STEP.2
選擇捐款方式STEP.3
確認捐款內容STEP.4
完成捐款

捐款專頁網址：http://donate.ncku.edu.tw

捐款者 Donator Information

*姓名/單位、機構 Name/Organization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Identification Number/Tax ID Number		(僅供國稅局列舉扣除額使用)	
*身分別 Identity			
*通訊地 Address			
*連絡電話 Telephone Number		傳真 Fax Number	
電子信箱 Email Address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幣別 Currency	新台幣(TWD)		元整 Dollars
----------------	---------------------------------------	----------------------	------------

捐款用途 Donation Specification

- ☐ 不指定 Non-Specified
- ☐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Financially-at-Ease Program for NCKU Students
- ☐ 學生赴外學習活動運用 Off-Campus/Oversea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pplications for Students
- ☐ 推動校務發展 Promot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 ☐ 成大永續基金 NCKU Endowment Fund
 - ☐ 其他指定用途 Specified

個資聲明 Privacy Statement

- ☐ 我同意國立成功大學於法律許可範圍內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資訊或服務，詳細個資蒐集利用聲明請參閱。

請輸入認證碼 Check code

9878 (點選圖檔可更新 click CODE to renew item)

下一步
NEXT